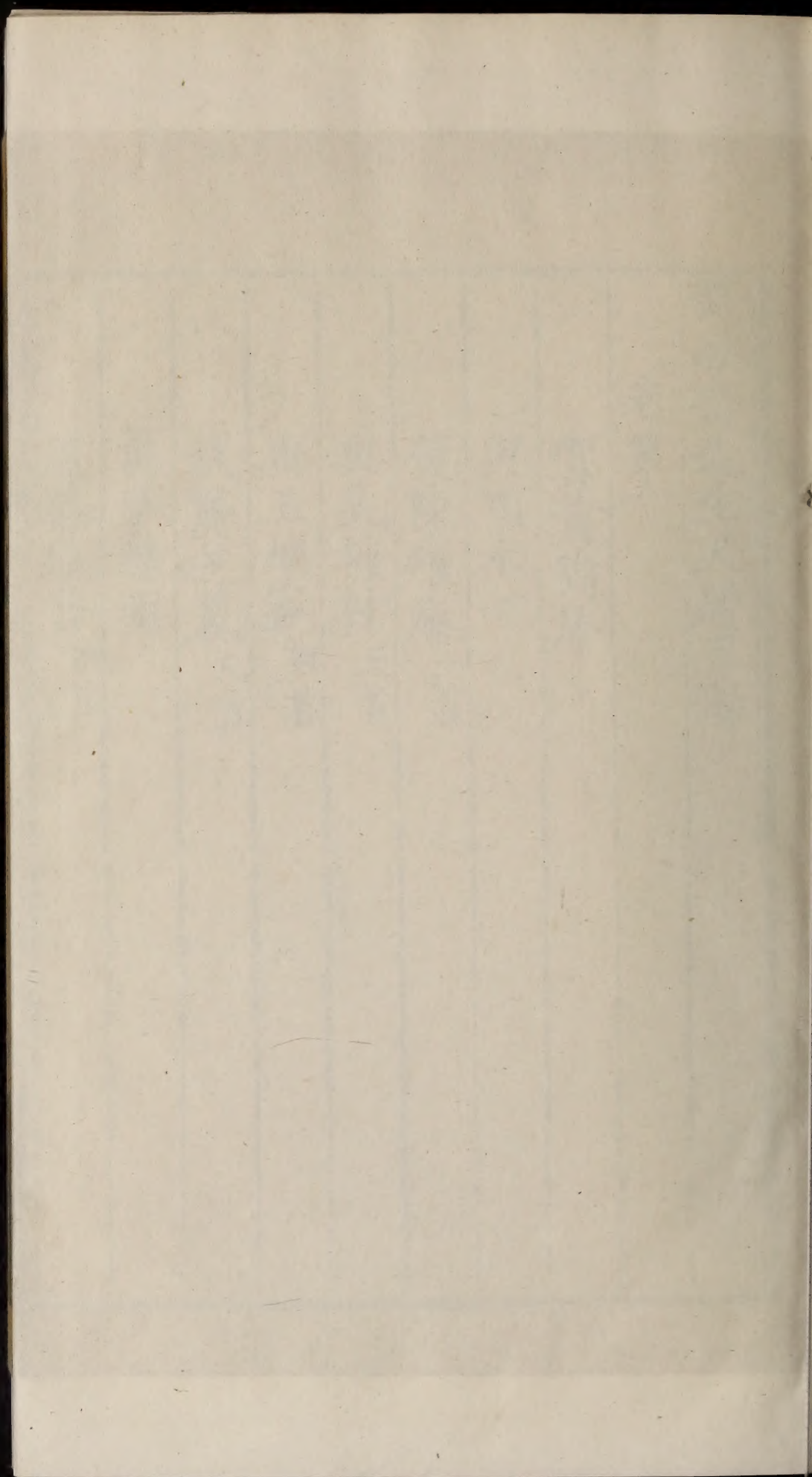




PL  
2697  
K84 E63  
1699  
V.3











錢牧齋先生尺牘目錄

卷第一

賀黃陶庵

與項水心

復陳確庵

二首

與吳梅村

三首

與王烟客

四首

致龔芝麓

三首

與李懋明

致蔡魁吾

四首



寄李秀東

答楊鎮臺

致梁鎮臺

三道

致倪制臺

致郎制臺

答張鎮臺

致李石臺

送李道尊

致盧澹岩

四首

復鄭撫軍



與石糧道

致吳通判

致張邑尊

致嘉定李邑尊

致吳江雷邑尊

二首

與錢濶州

復李夢沙

與周工部

二首

致王大哉

二首

致王符乾

三首



答周彞仲

復洪

天開

致柯岸回

復朱滄起

與趙洞門

致金豈凡

與王貽上

四首

致李條侯

復李膚公

與王季和



與時伯和 二首

與翁兆吉

答張靜涵

與熊魚山 二首

與侯月鷺 四首

與朱長孺 三首

與周安期

與周安石 五首

致程翼蒼 三首

致張元芳



復馮秋水

與許青嶼

與李縉仲

寄姚文初

與黃甫及

與宋玉叔

與王內三

與盛珍示

二首

簡祝茹穹

答佟思遠



與何二如 二首

復張綏子 三首

復吳時應 二首

與徐元歎 二首

復林茂之

與李梅公

與趙月潭 二首

致卓去病

復申維志

與黃觀止

復錢梅仙

與顧伊人

六首

與施偉長

三首

與黃庭表

與陳伯璣

回慈谿葛

與范眉生

與邵潛夫

與陸羽明

弔顧

答

致計

答席

致王

與丁

復陶

復趙

答楊

答馬

嘉標

復嚴



卷第二

致瞿稼軒十四首

答陳朱明

與王德操二首

與李孟芳十三首

與陳益吾三首

與陳崑良二首

與王雙白二首

與陸孟鳧二首

與嚴伯玉二首

與王兆吉 五首

與陸勅先 九首

與孫子長 四首

與陳金如 十八首

與毛子晉 四十六首

與王中恬

與王楚先

與毛華伯奏叔黼季

與潘憲甫

與毛奏叔 四首

與素昭 二首

與君鴻

與湘靈

與大可

與福先 二首

與遵王 三十首

與繼起和尚 五首

與舍光和尚 十四首

與石林上人 二首

與木陳和尚 二首



致劉

與

致黏

復王

答吳

致姜

復史

與

與

與

致致致致致復復答與與



致 致 致 致 致 致 與 與 復 復



答 答 致 與 復 致 致 與

卷第三

答杭州通判王

答吳江縣葉

三首

答嘉定龐邑尊

答嘉定邑尊

答崇明邑尊

三首

答崇明陸

答泰興田

答平湖縣陳

答定海縣張

答桐廬曹邑尊

致張邑尊

水經入廣巨  
二  
答吳江塗邑尊

致嘉定邑尊

致周縣尊

致嘉定陳

復余太尊

致王道尊

答馬提督

與王總捕

復修方伯

與梁鎮臺



答李夢沙

復胡督學

致孫督學

致李秀東

復黎元寬黃文星

答邑友

答

與劉通判

致

致

致郎制臺

請檄巖大師住寶嚴寺

宗伯

錢牧齋先生尺牘目錄



錢牧齋先生尺牘卷第一

賀黃陶菴

泥金報至。爲之酌酒相慶。喜制科之有人。國家可收  
聖賢豪傑之用也。此番英俊鋒出。然必欲如先生與  
子壹者。方可謂之真舉子。方可謂之真得士。此益之  
所以喜而不寐也。伯申傳佳卷。至真正經術。大儒之  
文。所謂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如此猶以常格見  
收。南宮更不作第二人矣。預賀預賀。夫子童稚不能  
登堂叩首。罪也。何如臯比之席。難乎其難。尚賴先生  
指示耳。一芹奉申燕賀。幸哂存之。

與項水心

柴荆晝閉枉書見存載懷盛雅不忘寤嘆不肖草土  
殘生杳然無當世之志前者僞報流傳謬廁五十餘  
人之列已明知踰分今果化爲烏有先生固其宜也  
臺下毋深念我茲有家叔世熙舍侄孫裔嘉奉檄來  
南雍苟可培植必多爲之地是所望于老先生也臨  
穎耿耿不旣願言

復陳確庵

二首

仁兄囊書橐筆爲三湘七澤之遊吞雲夢八九於胸  
中觀吾輩屏迹菰蘆不啻蟻蝨泛彭蠡仰開天一戰



之神功過赤壁弔古人三分之遺壘悠然而深思慨  
然而長嘆懷古悲今必有崢嶸竒偉之詩文與江山  
爭氣候亦可使陳人得見其梗概撫几而太息乎梅  
仙來深致記存之意鹿筋蘄艾昇平時爲楚人包茅  
之貢二十年來眼不見此物矣拜嘉之餘不禁潜然  
欲涕也紅豆和詩風華映帶尤深伋期望之厚且感  
且愧世事悠悠日以繙經禮佛爲事猶凜凜恐不終  
朝何時得一把臂盡此勞結耶草草馳謝諸不多及

又

自秋徂春忽忽如魘人未寤雖復暫遊西山亦如夢

中遊歷耳梅仙來得手教知山中杖履不能相值更  
爲悵然喜得讀觀梅玉顏素手依稀在心目間差足  
慰夢中識路也梅仙文心道韵信爲河汾之薛收姚  
義軌以數言題其詩卷漫浪之語欣慨交集未識何  
時蘓姑子真做好夢相與酌酒一笑也廣陵返櫂正  
當兩月把臂之期當在涼風至日耳信筆奉復不一

與吳梅村 三道

荒村草具樵蘓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  
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卧吟  
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



章縟綉富有日新有事采剝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  
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  
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  
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欣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  
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  
放筆爲敘引非爲樸學諛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  
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畧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  
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真如內典所謂多生異  
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幸其不能而鏃礪其可  
學爲斯人少分鍼砭投醒眼目耳信心衝口便多與

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爲文晚年好罵此  
敘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坵者又將鉗我於市矣  
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正惟篋而藏之不惟爲魏公藏  
拙亦所謂免我於死也老人放言未知執事何以命  
之大集謹封題奉歸記室禪誦之暇未能釋然或鏤  
板或副墨早得賜教以慰飢渴是所顙望也烟老有  
嗜痴之癖或可傳示以博一笑太虛小阮褰帷虞山  
想當枉駕可圖接席江右艷曲盈絀溢縹西崑香奩  
塞破此世界矣老先生何以應之附及一笑不盡馳  
企



又

容城孫徵君鍾元大集中爲作蘓門高士歌者也此  
老爲高陽文忠公高第文學操修在洙泗當爲四科  
人物不媿高明賞識也頃有書來盛稱敝邑新令君  
北方姱修之士掌教容城彬彬有鄒魯風今君下車  
穆如清風慈祥愷悌仁聲四布鍾元生平不輕許可  
其言足徵也頃聞制府公祖微有推敲之語蓋以書  
生初任地方繁劇未能一切治辦若其居身端謹和  
易近民當地方凋殘之後正賴以撫綏瘼寡培養元  
氣則在敝邑百姓不可一日無此令也幸本道老公

祖憐才察吏加意噓借庶可免於吏議而虞山士民  
喁喁待命日夕仰望上臺早爲鼓舞俾得展布四體  
安心拊循以活此一方民謂不肖黃髮老民宜代爲  
申籲切念餘生暮年不應置喙世事公書則涉於套  
數專啓則嫌於偏私敢乞老先生俯念鄰壤轉達本  
道公祖矜恤窮鄉保全賢令洪河之底先及九里此  
中兆民戴德無量矣鍾元所撰去思碑附致一通老  
先生於鍾元有松茂栢悅之誼知非不肖阿私所好  
也情事惓惓伏惟即日留意顯望德音憑楮馳企

又論社



頃與閣下在郡城晤言未幾遽分鷁首竊有未盡之  
衷不及面陳比因沈生祖孝雪樵魏生耕雪竇顧生  
萬庶其三子欲謁門下之便敢以其私所憂者獻于  
左右以報閣下聊申僕繾綣之萬一也竊謂天下之  
盛盛于士君子之同而壞于士君子門戶之未破東  
漢之末濟濟在朝元祐以還英賢杰出而漢亡宋弱  
者何哉分別之見存之太甚故也其始不過一二君  
子辨學術同異政事得失其心皆出于公普悲天惻  
人之切不覺其過而胸腑之間毫末未釋望風承響  
者乘間佐闢病眚潰癰遂至不可療治清流白馬之

痛有心世道者每每致咎于一二君子之不謹嗚呼  
一二君子之在當時豈自知其爲禍之烈至于如此  
也今天下文人雖不獲方駕古哲而靈蛇明月十室  
而九較弘正嘉隆之際似今日爲盛然僕喜其盛遽  
憂其衰蓋吾吳天下之望也慎交同聲兩社吾吳之  
望也若慎交之汪均萬宋旣庭侯研德宋右之吳弘  
人計甫草許竹隱趙山子諸公同聲之鄭士敬章素  
文沈韓倬趙明遠錢鍊百宮聲諸公又吾吳兩社之  
望也望者天下之表也望之所繫豈可輕開嫌隙諸  
公僕雖未獲盡與周旋相爲聲折挹其長論知其皆



迫德君子必無若僕所慮者然僕聞其頗有異同在  
諸公可諒其無他正恐天下之傳會諸公者不知諸  
公之指積釁漸深安知其禍之極不至于此易曰履  
霜堅冰至太公曰兩葉不齊將尋斧柯此僕之喜而  
遽憂者也伏以閣下聰明特達好善不倦之心信于  
天下久矣一旦出而調和焉則朋黨之釁消而歸美  
閣下者無窮且兩社之信閣下者尤至一整頓于詩  
文一解憾于杯酒而固已磊磊明明盡輸服于閣下  
閣下則以談笑之頃收作睹之功矣僕年逾七十時  
以醫藥自賴近復箋注教典于三藏十二部之文日

親萬事洒然視天地皆旅泊獨于朋友文字之好不能盡忘故欲急覩閣下之成以伸其願非有他冀也若夫區區有所未達則三子頗得其概坐而問之可也三子者李翱曾鞏之亞今世士流罕有其儔而朴厚謹直好義遠大可與深言故書尾及之氣候增熱伏惟善攝不勝鄙劣之愛

與王煙客

四首

長至之後便擬拏舟挈榼登堂再拜獻西方妙觀之圖致南極老人之祝月之十三日舟至吳門封船驅迫勢如豺虎宵遁晝伏謹而得免心悸魂搖加以寒



風砭骨僵卧委頓匍匐而返只得先遣一介賫捧頌  
圖九頓堂下以告不寧嚴寒稍解賤體健飯即當躬  
詣潭府搏顙拜手以請後至之罰恃老先生道義骨  
月當憐其老病而恕其惰慢不以爲非人而鄙遺之  
也公郎俱不遑另啟謹一一道意孝逸伊人常在侍  
右并道積悃臨啓不勝瞻悚之至

又

別後衰病日增上氣結塞藥多於食眠多於起筆床  
硯匣不復相親昨始強起握管作報書一通并繕寫  
像贊屬東床遣信馳致忽奉翰貺珍羞錯列寒廬病

榻暄如陽春台丈念我愛我不啻解衣推食中心藏  
之未知何以報稱也商確文事已具前札不復累書  
犬子重承垂念深荷記存草次奉謝未盡百一

又

歲月逾邁老病侵尋陳人長物不免引鏡自憎且復  
自笑每士友從婁東來流傳仁翁記存之殷獎借之  
過欣憾交并感愧兼集至於少壯失學衰老無聞文  
章之道茫無識知不謂謬妄流傳以嗜痂之癖仰累  
法眼子羽每言仁翁篤好之過每得片紙必篝燈拂  
几手自繕寫聞之不禁背汗橫流身毛俱豎弟當壯



年騁筆伸紙不知古人述作之指西塗東抹浪費歲月中年少知途徑重自悔悟岐路已深回車彌遠頃者衰遲潦倒回向空門禪誦之餘益知四十年來佔佔矻矻曾未得古人少分傳言老將知而耄及之良可爲之三嘆以平生知己莫如老仁翁故輒道其底裏若此想當爲破顏一笑也祝嘏之文仰體仁人君子一腔忠孝遂放筆而極言之亦自分必有當於高明頃見自壽詩云恩波太液浩無津每詠秋槐倍愴神斯可謂豐山九鐘應霜而鳴旋觀鄙作真不覺撫卷自喜也孝逸爲其尊人乞銘涕泗橫集何忍顧惜

老鈍不爲載筆少間當具草請政用以廣老仁翁錫  
類之孝也荒村節物重辱嘉貺脯醢餅餌事事精絕  
旣醉飽德不但辛盤生色也逼除匆匆率筆奉謝諸  
俟面時九頓不多及

又

荒村殘臘風雪拒戶紙窗竹屋佛火青熒瑤華遠存  
重以餽歲佳肴珍菓盈筐溢筥春風滿座椒盤郁然  
淵明省扣門乞食之詞少陵無稚子恒飢之感古人  
老不得志輒退思東阡北陌雞豚同社之樂殘生頽  
景百里相望不意得之於門下不能不慨然太息也



老病日增身世相棄畏近城市自竄于荒江虛落之  
間人世聲華取次隔絕莊生所謂絜然仁者去之畫  
然智者去之亦庶幾空谷逃虛之人矣而仁兄留心  
長物耿耿曾臆間長言調語每相薦搏斷編齧翰手  
自披錄昔人破琴輟絃希風千古不揆衰朽坐而得  
之舊學荒落老筆叢殘每思傾囊倒度自獻左右少  
慰嗜艾采葑之思周章摒擋慙慙而止每以自愧又  
以自傷也衰殘窮蹇歸心法門譬如旅人窮路追思  
鄉井衣珠茫然糞埽無計來教乃以導師見推良爲  
跼蹐每思今世不乏聰利上根却有一種影明客慧

浮動六根門頭習禪則染禪習淨則染淨習教則染  
教邪師盲宗又從而影掠鉤牽引狂趨僞染神尅骨  
如仁兄皈依大乘心安知海此非獨靈根宿習亦以  
向來善友熏習扣擊于聞谷諸師已得真正種智故  
也首楞一鈔稿已五削般若二本幸而先成以二經  
教義最爲精奧心經則賢首畧疏全通法界金剛則  
慈氏頌偈親授僧佉近代大老箋注猶多遺落本源  
少有管窺每思就正亦以此中牛毛麟角可與微言  
者良鮮也向者村舟暫去未奉報章寒疾少間專力  
奉復梅燈二盞未可行列銀花西庄大士龕前或少



借長明一炷耳青陽載新郎君輩奉侍佳勝馳神函  
丈不盡翹仰

致龔芝麓 三首

仁兄以台衡宿望正席柏臺雙藤倚戶外海內想望  
風采又好語喧傳將有賜履專征之命江南山川草  
木皆爲色飛弟老如凍蠅枯蟬不能執丈二爰從羽  
林飲飛之後空門迂誕匣中陰符久已倦看幕中借  
箸又非其任惟有摩挲老手磨墨盾草檄軍前作壯  
士歌凱還撰鐃歌鼓吹曲或可陪侍後車少償書劍  
從軍宿願知老仁兄不以老耄而舍我也從孫侍御

深荷國士之知頃歸葬母願邀千秋不朽之筆以報  
少孤罔極之恩其誠孝一念良可感也弟先爲表墓  
以代乘韋所託重者在隧道銘章耳第樸學不文衰  
晚廢學初學一集賴海內鉅公大匠過分贊許得廁  
於詞壇邾莒之末心實媿之不意三家村中突出一  
作家放筆批抹每有撰述爲之心悸手戰敢借重如  
椽大筆畧爲掃除正恐雷車輞轂此輩便生身埋泥  
沙中耳一笑一笑近況稍具密僧函中不復多及輦  
下諸公煩相念者一一致聲聞敬齋著作甚富便郵  
索付以慰老眼洞老想不得啟事矣敝郡侯深道囑



累卧榻不能擁篲近狀大率爾爾知深念并及

又

日者從孫郵筒畧附數行金石之文此中仰望如赤  
文綠字計當剋日領教并得傳示空中書也邑子陳  
生某本儒家之子頗負才諳饒有幹辦此中監司郡  
邑皆知其能殊不欲輕寄廡下頃挾策遊長安慨慕  
一世龍門思呈身於左右以見其短長斯亦可取也  
陳生之友爲嚴參戎某倜儻自好緩急有用之才每  
推許陳生引爲臭味則其人可知嚴某夙爲翁兄器  
重其在陳生亦可謂已經平子目也秉鈞當國正須

判理人才牛溲馬渤亦是藥籠中物况有法眼天眼  
明鏡高懸則第之片言或亦可備下體之采耳年來  
多暇采輯釋門文字爲內典文藏差足繼弘明之後  
恨未由一請正江鄉初寒穹鼠塞戶頗倣幽風故事  
且作雞窠中老人爲卒歲之計蔗境蕭索菟裘荒蕪  
獻春擬遣豚犬奉叩所借東壁餘光此未敢闌及也  
諸公乞致相念不一

又

寒窗病榻剥啄叩門寒暄甫竟促膝致詞必云將入  
長安乞數行致大憲公又或袖出親知尺書殷勤誨



諉亦惟此一事而已雀羅門戶因此名刺填塞殊覺  
暄暖應之不可勝應辭之不可勝辭病夫當此不勝  
其煩苦况栢烏之門榆柳齊列豈能以倚戶雙藤作  
鐵門限耶族孫燕喜挾策遊燕市渠曾於汴泗親炙  
休光曾以入室印可此來欲覓一館地或曳裾於王  
門或掌記於節使飛書草檄皆所優爲知不惜齒牙  
餘論玉成此子不令作萬卷書生劉魯臣也貧老近  
况侍間或能少陳其概西序近託沈友聖相聞似不  
以吹噓餘論作春風過耳須留神更一付囑耳聞孫  
北海著述甚富閑中思得以發皇耳目可借翁兄大

力搜其副本見示否又搜採釋門文字急欲得耶律  
楚材集長安中尚有人藏內閣鈔本可得一訪求否  
致臺閣大貴人書牘未帶此冷淡生活聊可發退食  
之餘噴飯一笑也諸侯後郵不盡

與李懋明

留都根本重地仁兄以搢天馭日之才爲我樞厚寄  
行見兵化耰鋤民歌襦袴也但此地人情紛雜庶務  
叢脞緩之則養必潰之癘急之則有沸羹之患調劑  
棘手進退費思幸福德祚宋河清可卜仁兄以凌霜  
傲雪之質而值天眷人歸之候無涯事業詎異人任



耶但邇來奸回當軸倚附爲私紅案將翻清流殆盡  
然幸彼自鬪穴中相尋覆敗亦由天心欲轉默啟宸  
衷小往大來漸漸已有機會頃者吳橋相公有手札  
至具道本末深相囑付轉致敝門生玉笥撫公照應  
仁兄以爲天南雙柱若弟菰蘆朽物釜爨餘材重承  
見委何報萬一茲者陳生璧效用於玉笥門下以公  
務入都遣申左右惟仁兄諒之率爾素緘統希丙鑒

致蔡魁吾

四首

春初樞衣奉謁得覲台顏淡慰積想以病疥趣理歸  
棹不遑叩別戟門殊耿耿於懷也茲啟舍姪孫某深

荷台臺累年培植今羈宦彰德旅况蕭條其妻兒欲  
往覲省道路迢遙恐有艱阻特求老公祖一符驗護  
行庶關津不致留滯舍姪孫蒙老公祖道義骨肉之  
愛知不吝批發也恃愛冒瀆伏惟慈照不盡馳企

又

自老公祖旌節還朝不肖弟瞻企德輝雲泥迥絕宵  
旦於禪燈佛火前焚香合掌祝誦萬壽頃者恭聞榮  
命再蒞長淮不惟東南半壁仰賴長城而衰老故人  
重依宇下沾洪河九里之潤藉廣廈萬間之庇餘生  
暮年踴躍稱慶當如何也歲聿云暮未能即叩堂階



謹裁里言具粗幣附敝相知黃甫及便郵奉候萬福  
青陽發春便當扁舟野服躬詣雉門祇聆教言申寫  
契濶知祖臺定不以爲菰蘆長物麾而斥之也甫及  
感誦覆載洪恩不啻口出老祖臺深仁雅誼沾濡士  
林此亦可占其概矣憑楮九頓不盡馳企

又

躬以老病衰頽瘡疥作苦委頓舟次伏承老祖臺設  
席寵招萬萬不能趨赴用敢九頓固辭伏祈慈照軍  
務旁午戟門森嚴不敢躬詣叩辭以溷典謁即日解  
維南下楞嚴疏謹泊舟候領伏乞立賜簡發以便啟

朱子集注卷之一  
行臨楮不勝馳企之至

又

奉別台顏忽已隔歲荒村匿跡日與蒲團貝葉作緣  
惟有向長明燈前遙祝覆載而已一室蕭然復遭盜  
刼殘年衣食俯仰無計幸少知禪理萬法俱空五月  
披裘付之一笑而已楞嚴註已刻就因石臺公祖便  
郵附呈法眼以求教正石臺文章品望頭頭第一知  
老祖臺自能圓賞也憑楮馳企不一

寄李秀東

恭諗老仁翁臺下道裕濟舟才雄遊刃頃者毘輔賢



王出鎮八閩橫海樓船之績全收於牙旗玉帳中恨  
未能衆預前箸觀饒歌鼓吹之盛耳客歲花甲初周  
有介壽鄙言託大哉兄郵致此後福履日增勲庸滋  
茂尚當抖擻老筆頌述盛美也敝親家趙太史月潭  
赴貴同年臬司之約單車入閩爲武夷九曲之遊企  
慕盛德願納履於門下屬不肖爲介紹太史才品卓  
犖爲莪林之領袖故知一見當把臂入林叶金蘭之  
契也太史深憐不肖衰老貧病參苓之資與饘粥俱  
窘介恃通家厚愛思謀於左右稍爲津濟之計聞賢  
藩垂念故舊每勤清問敝親家倘一叩尊嚴得侍鈴

閣或可少悉近况借東壁餘光也山川迢遞遙企德音一芹附致聊同片紙憑楮不盡馳企

答楊鎮臺

江村荒僻重辱王趾過存蔬食菜羹輒褻長者方歆然負罪而台貺儼然臨之何存念之厚也拜嘉之餘感愧交集尚容九頓以盡鄙懷昨縣父母見顧深荷高雅了無芥蒂真所謂淑人君子民之父母也楮末附及草草馳謝未盡百一

致梁鎮臺

三首

恒山琴水雲樹蒼茫懷想哲人如侍函丈僕衰齡弱



質頽廢晚晚燭武如人師丹多忘惟有拋撇世念回  
向空門貝葉數行禪燈一盞送老送窮更無餘事江  
南多警風鶴遙傳網羅彌天風波匝地所幸烏紗巾  
上自有青天知己俟命實四字護身符也斗南箕北  
久缺聞問茲因趙通府蒞任貴郡託其奉候起居通  
府爲文毅公定翁之曾孫太史景之之子文毅與趙  
忠毅公有金石之契於先冢宰公爲通家通府少年  
博學刻勵自好其在楚中賢聲籍甚遷官畿輔幸在  
宇下幸無惜金篋之導以爲指南若貴宗金吾奉常  
詞林諸世丈咸賜獎成俾無顛墜文毅將額手九京

弟亦藉東壁餘光矣。內子念尊夫人厚愛寢食不忘  
此中郵筒不乏。即容端候萬福。令甥吳公祖循異著  
聞深荷屋烏之愛。晤間希爲道意。空函信筆馳企何  
已。

又

海晏亭記得見松陵相公大作莊重典雅信是館閣  
鉅手碑刻之示不容有一謹作頌序一篇頌者所以  
頌功德之盛可以傳之金石有記似不可以無頌也  
文成專力奉上幸照入之諸俟而盡

又



春間以杖藜野老晉謁戟門猥蒙車乘之招重荷鼓  
鐘之饗德意崇重恩禮優渥春風淑氣至今沁入心  
腑中不但旣醉且飽德也墓銘躬承台命深愧謏劣  
今兄世文以碩德雅望謹於列名下添入兩行文體  
已定不克多有揄揚也惟祈原而照之揮汗草草不  
盡馳介

致倪制臺

與臺下不相聞問十五易寒暑矣老耽空門近益纏  
綿衰病之中遂與天涯老知己濶絕無似江右彭達  
生三十年來宿名之士與黎左巖爲石交頃遊吳閶

欲一登龍門乞不肖之言紹介病榻爲作數行問訊  
此兄以文行推重西江今更精堪輿術思借重鼎言  
薦引於席寧侯諸郎君筆底春風知不難嘘枯吹生  
也力疾草次不盡馳企

致郎制臺

治某奉辭鈴閣已四易歲感誦明德匪朝伊夕江村  
屏居焚香禮佛但於長明燈下遙祝萬壽而已恭聞  
牙旗玉帳時蒞江濱菰蘆草木咸有生色獻歲發春  
景物暄美當從百年父老執壺漿以候前車也茲有  
啟者敝邑新任張知縣北方素著才品容城掌教士



類歸仁下車以來清謹勤慎以撫育窮民爲己任小  
民翕然誦之敝邑逼近江海吏治刑敝盜劇民窮所  
望於良吏保綏真如倒懸之望解也老祖臺察吏安  
民洞若觀火豈藉人言而敝邑爲海濱荒僻之區下  
吏頌聲恐未能遽達於左右治某恃在知愛是以敢  
推士民之意而公言之伏惟老公祖曲賜培植令其  
殫力從事又安凋瘵敝邑兆民幸甚野人芹曝之獻  
聊以奉候起居不敢言侑緘伏望笑涵臨楮不盡馳  
企之至

答張鎮臺

老公祖臺下以孫吳重望節鎮三吳江海肅清軍民  
綏服不肖欽仰德威江村門戶朝夕瞻望軍府未敢  
有一行干謁左右頃承台諭漁船一事此必出奸人  
假託伏乞老公祖重加懲治以警將來則治益亦受  
賜多矣衰病少間尚當面謝不盡馳企

致李石臺

某屏跡水村江天寥廓每占福德星下臨吳地烏目  
山頭紫氣空拂今果聞節鉞近蒞虞山瞽史之言有  
徵仰拜明霞瀝酒相賀喜可知也台旌下車草木皆  
爲動色禮當隨黃髮父老後壺漿奉迎年來絕跡城



市足疾新愈須人而行先奉尺素布其區區鈴閣伊  
邇從容函丈沐清風而就冬日固不敢以疎遠自外  
也心經小箋二冊奉求法眼印正村居多暇料理宿  
逋草得貴鄉李忠文劉文端二公碑志稍閑當繕寫  
以求斧削新篇富有知不靳賜教諸侯遣犬子恭候  
不盡馳企

送李道尊

恭聞天書內召鋒車戒行通家老叟久荷廣廈萬間  
之庇一旦雲泥相隔可勝扳卧之懷惟是東南半壁  
徼有天幸不日即借重開府以使相新銜重臨舊地

菰蘆老民惟日夕向佛燈遙祝而已頃在淮上喧傳  
前旌將至沿途迎候未能相值抵家眩暈大作潦倒  
支床謹遣一介奉候道左伏惟垂鑒不勝馳仰之至

致盧澹巖

四首

老公祖以遷固雄文發軔蘄志樸學諛聞謹承台命  
聊援禿管以弁簡端幸如椽之筆削而教之承分清  
俸本不敢承久病纏綿資生參朮藉手嘉惠以償藥  
券拜賜弘多感謝何已不腆草具出之家厨聊申野  
人芹曝之獻伏惟莞存不盡悚仄

又



不肖屏跡蓬茅齋居禮佛高枕承平仰荷如天之貺  
惟晨夕於長明燈下遙祝萬壽而已頃蒙翰教謹於  
尊府君志中添入合葬一段以文體冗長但撮畧序  
次不能如梅村志文之詳贍也知老公祖具眼能裁  
鑒耳腴貺鄭重不敢重違台意敢再拜登受金風戒  
涼黃花漸發當泛扁舟扣謝鈴閣祇聆揮麈餘論不  
盡馳企

又

老公祖深仁厚澤頌聲載道虞邑萬人家戶頌祝昨  
者推士民之意勒碑頌德恨拙筆無文不足以發揚

萬一殊自愧也頃有請者里人張某乃孝廉鴻所之  
孫其子出嗣於伊嫂陳氏本一家至戚而其嫂之僕  
陳某與某以細故相爭陳氏聽其膚愬致有院詞事  
甚渺而構大訟以致骨月傷殘主僕紊亂此皆中間  
唆使者之罪也老祖臺庭訊之下細鞫三黨自當洞  
悉情僞究治唆棍保全家門一舉筆間造福無窮也  
孝廉係不肖舊交輒爲一言伏祈裁答不盡

又

衰病怯寒遙想鈴閣如在天際重荷翰貺禮當叩謝  
辱委蘄志序須數日內力疾載筆當九頓首以復臨



緒草次不盡馳悚

復鄭撫軍

敬啟敕邑諸生顧文蔚讀書自好之士遊於門牆久矣茲以外家服賈薄遊淮上欲望見旌節之餘光乞一言以通於典謁老公祖折節好士諸生布衣望風仰德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吐哺歸心此古人之流風節鎮之盛事敢爲一言通之鈔關主事蕭鳴清敝座師圓圃宗伯之子也不知何故遂致白簡念其名家之子可以委曲保全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不辭也半舫身後家門凌替可念附問不一

與石糧道

老公祖哀毀骨立見星奔赴猶能眷念先德以不朽之責屬之鄙人此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雖老耄失學久謝筆研何敢固辭謹承命撰墓表一篇援据行狀不敢以一字粉飾他日或可以徵諸惇史也南北記事敬題數語不足以揄揚盛德聊以致緇衣之好耳素車西返春寒尚嚴伏惟節哀加飯以襄大事無蹈古人滅性之戒也臨楮不盡馳企

致吳通判

初聞視篆雲間謂可長侍教言不謂仍借重督漕馳



驅跋涉爲國宣勞賢者之爲時倚賴若此知當有崇  
班殊擢以相優異也奸人飛誣宋公祖徹底昭雪實  
賴指南之力更得撫公電斷斬盡葛藤矣知道義深  
念輒用申慰敝通家趙生深荷國士之知僕亦借東  
壁餘光敢代爲手額漕事竣後當率竹馬兒童奉迓  
使君諸不多及

致張邑尊

恭惟臺下以金鐘玉鉉之品望小試牛刀蕞爾虞城  
惠我良牧德星所至菰蘆草木咸爲色飛某衰殘卧  
病屏迹江村未能從黃髮父老執瓣香以候飛舄席

門蓬戶反荷式廬遙聆德音感愧無地老父母千金  
驥足早空冀北之羣而北地人倫模楷如鍾元先生  
者金春王應夙深臭味湛道德而浮英華用以撫字  
痼瘵育養彫敝爲此邦億兆造福豈有旣哉衰晚餘  
生脚病乍發藥餌少間尚圖曳杖扶藜拜謁堂皇親  
聆德教鍾老回啟一函敬煩記室乞爲轉致草草布  
懷臨楮不盡馳企

致嘉定李邑尊

專啟練川僻邑而讀書勵行之士爲三吳逢掖之冠  
此中先哲後雋定交結契者不下數十人今皆邈然



異世矣如敝同年李長蘅侯起東敝相知金子魚黃  
蘊生輩其子弟皆好修力學不墮其家聲而敝門生  
張鴻槃文行蔚然今已爲老師宿儒此輩皆幸在宇  
下荷如天之覆惟老父母曲加採訪賜之盼睐俾得  
以疎瀹眉目鏃勵向往則賢者存歿皆仰荷覆露而  
不肖借東壁餘光亦與有榮施矣恃道義之愛冒昧  
奉啟伏惟鑒照不一

致吳江雷邑尊 二首

寒門羅雀辱枉軒車棄屣遺簪重荷慈念衰遲屏廢  
無以裨益末光惟是循異之聲騰踊江左陽春有脚

得借廣廈萬間之庇私心抃舞爲何如也吳門數君子皆在高賢臭味中其子弟皆束修自好如張異度之子奕文行兼美食貧攻苦爲諸生中眉目特令奉謁鈴閣所望念名賢之後破例培獎俾不至抱影寒廬則不肖亦借光多矣孝廉中如姚文初者文學行誼師友千古當爲下陳蕃一榻以單父之禮待之所裨於彈琴之治良非淺鮮緇衣之好當有同然非敢以說項自命也臨楮未盡馳企

又

老父母循異之政籍甚江左均田之役扶貧抑橫所



利賴於民間謂當有不次之擢而不免反挂吏議信  
哉良吏之不可爲也此番會勘知己澈底洗雪昆岡  
之火不但無損於連城且今天球琬琰煥然生色良  
可爲鼓掌稱慶也不肖衰老社門已爲廢人長物郡  
公祖不敢輕以尺一相聞無以仰副來命然公論昭  
然仁聲載道當亦無藉於旁議也病體衰頽窮苦萬  
狀不能申候左右惟高明諒之憑楮馳企不盡百一

與錢潤州

吳門邂逅幸覲光儀仁風披拂如坐春陽頃三峯姪  
孫回備道記存衰朽仁義之人其言藹然有中心感

朱子入牖卷一  
佩而已。茲有啟者。孔總戎孟文雄才大畧。兵家之韓  
白也。頃以撫局告竣。奉旨峻擢。候命京口。布衣蔬食。  
戟門蕭然。惟臺下爲國憐才。得賜青盼。俾得不困於  
薪桂。以經營戎務。即日仗鉞登壇。得有成績。皆臺下  
之賜也。以緇衣之好。僭爲一言。伏惟慈亮臨楮不勝  
馳企。

復李夢沙

謙益衰殘病廢。索居江村。闕門相望。一衣帶水。以大  
君子建節此邦。風流儒雅。映帶江表。而不能摳衣納  
屨。望見眉宇。燭武無能。師丹多忘。自分面目可憎。遂



致門牆絕跡瞻彼高山有望塵遐企而已遠承慰問  
翰貺頻班子雲有載酒之資杜陵無倒懸之慮通懷  
若斯啣佩何已捧讀大集驚歎交并輟貝葉之餘工  
繹粲花之緒論禪定未深獵心猶喜輒拈長語以綴  
簡端譬如盲人摸象窮子問乳雖復盡意摸索豈能  
稱揚百一或者憐其狂瞽不爲賤媒聊爲乘韋之先  
俾充促娖之役庶幾附以不朽與有榮施耳

與周二部 二首

去秋避跡窮鄉有失倒屣門下不以爲罪念及草木  
之年殷勤稱壽何記存之厚也刳灰以後皈心空門

禪燈一盞貝葉數行不讀世間書不作世間文不見  
世間人不談世間事一身如寄萬念灰冷門下猶以  
老謀壯事漫相期許意則美矣未可以稱知己也道  
間趨行未致報章特遣奴子馳謝王純亦久不相聞  
矣近讀內典深知一切怨親皆是因緣業報人世刀  
塗血路種種可畏以佛眼視之正復了不異人也聊  
以此言相廣知己爲一笑耳

又

老公祖臺下以碩德台望榮膺特簡再蒞江南德音  
仁聲宣布遠邇咸謂一佛出世治某在吳門深荷教



愛屏居江村未能奉叩鈴閣祇聆慈誨惟有清夜爇  
香於長明燈下遙祝萬壽而已歲籥游更馳想日積  
謹裁咫尺之書遣一介恭候起居伏惟鑒涵臨楮不  
盡馳企

致王大哉二首

客歲恭承示問重以嘉貺言念明德時切馳想所託  
撰秀東壽章謹以具草書冊專力馳上并致銀鼎一  
雙以申遙祝伏乞轉付郵筒稍見區區萬里故人一  
念也吳中喧傳移鎮八閩老公祖定有確信自  
可不致浮沉其憇大師全集敘有微年姪回粵已函

送海幢華首和尚矣江海清夷歲時多暇桃渡花臺  
間知老公祖優遊嘯歌及時行樂但東山久滯安石  
有虛蒼生厚望耳起居萬福草次申候臨楮馳企不

一

又

客歲冰雪載途彼此相失頗爲丁老所誤頃以就醫  
過吳門歸日得奉翰貺深悔知之不早又不獲把臂  
周旋殊爲悵然也年來衰病委頓深以筆墨爲戒承  
台命不敢固辭破例捉筆殊媿不文過承潤筆之賜  
即付酒家便可以數日醉飽不憂硯田常荒矣一笑



一笑秀東車笠之誼久而不替但未悉弟裴老貧病  
一至於此敝親家行託致近况又不得達更當與老  
公祖謀之也鑑五公祖夙仰高誼不獲一識荊州深  
用悵快伏乞諄切致意草次附謝不盡覲縷

致王符乾

三首

舟中訣別涕淚覆面別後思之每爲耿耿所望聖明  
洞照覆盆元亮旣除生還有日知知己者必爲開顏  
也專城之地正當寇衝盤根錯節可別利器此地當  
淮蔡之要不獨一郡仰爲長城也頃從侯六翁司農  
家報中聞下車未幾即相度要害捐資築城爲金湯

永賴士民謹呼祝誦其聲塞塗老年姪真心定力爲  
地方長久之計即日受不次之擢建牙開府其根基  
已定於此矣預賀預賀司農公海內正人以司屬率  
連疇在請室其一念孳孳爲國家爲地方不啻飢渴  
之於飲食至於教訓子弟約束僮僕家訓肅然中州  
士大夫之所共仰也頗聞其令伯光祿公高年盛德  
足跡不出戶庭而其子弟多驕悍不守法度未免爲  
家門之累倘有干犯不妨執三尺法以治之事有相  
反而實相成者此所以爲司農即所以爲光祿亦即  
所以爲其子弟也不肖與司農公二十年道義之交



熟知其好修厲俗一片雅意故敢爲饒舌如此萬惟  
垂鑒金壇周介生館於司農之家此吳中第一名流  
也幸老年姪破格厚遇之到省城晤張林宗千萬爲  
不肖道意此中不敢具名莊簡臨楮馳念不一

又

去歲有八行附司農公郵中相聞未知到否忍死幽  
囚又復數月亦殊懶通知已聞問而司農次公赤社  
歸覲其太翁索此以紹介於門下赤社才品爲中州  
人士冠冕叩閣上書爲其尊人鳴冤義風扇動海內  
其人自足重也當其家門衰落之時門下必能越世

俗之見不因人爲寒熱况赤社自足以重家門者乎  
司農公家教清嚴其約束親族僮僕雅意前札中已  
具悉之不復贅及幸爲留神冗次草草

又

每從司農公所得聞新政眞所謂頌聲載道而兆登  
自邑中來知城南數頃盡割棄之以爲築城治礮之  
用視世之囊金積帛以官爲郵傳者何啻相去千里  
哉增城浚池屹然金湯淮宋之間咸資保障其利賴  
豈獨一郡而已唯外池一役關於一郡來龍者浚鑿  
之舉尚宜斟酌不獨司農公即許奉常王詹端諸公



皆以爲慮老年姪此舉總爲地方經久之計爲來龍  
亦所以爲地方也知高明自當周詳熟計而縉紳中  
之名賢如王銓部者不妨與咨諏商訂以求萬全恃  
道義之愛屬有所聞不敢不盡知不以爲狂瞽而吐  
棄之也聖明漸次解網生還有期聞洛陽名花多出  
貴治而蠟梅之絕佳者至十餘種安得多致數本輸  
我山中佐老農老圃花時一笑乎陸年姪在署中幸  
與計之何如南冠中作此繁華想可發知己一揶揄  
也司農小啟附覽某再拜

答周彞仲

兵垣回得手教知元老記存之深知已推挽之切而  
聖意堅不可回至於三四駁阻其難其慎則不肖生  
平本末與晚節末路終不可拔拭錄用主上固已知  
之深見之確而持之必不遺餘力矣聖意即天意也  
天可違乎萬一知已不諒天心朝夕力請之於元老  
元老過聽而力請于聖上以聖上之聰明天縱始而  
厭久而疑以區區一人之進退而開明良柄鑿之端  
則我之營進者終成画餅而所損於世道者不可言  
矣又或主上虛已之過強而從元老之言以衰殘病  
廢之身附贅班行點綴冷局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此



時引身求去進不能有補於時艱退不能自全其晚  
節人何以處我而我何以自處不當深長計之乎爲  
不肖今日之計斷斷乎當一意求退不當復爲仕進  
之局爲知己之深者代爲不肖之計惟有仰體聖心  
俯察微尚從長商榷俾得優游田里管領山林則餘  
生沒齒受惠無窮矣

復洪

天開

僕罪廢餘生草土長物滅影人世遁跡空門頻年以  
來荒誕滋甚非旁行四句之書不登于几非軍持漉  
囊之侶不遊于門不惟壯年盛氣一往無餘血路刀

塗皆如幻夢即自喪亂稍定偶親筆研未免評論聲  
律伸寫鬱陶今已一一捐棄沈灰銷歸火聚江邨一  
枝衡門兩版胸中無撐腸一字筆下無塞白數行兀  
兀騰騰悠悠忽忽如抱繭之老蚕如啄瘡之病馬傍  
觀斯世遠扳昔賢蓋未有絕物畸人迂愚頑鈍至于  
如此之極者也草木之年忽復八旬老而不死自知  
可厭不意曠代相感重辱記存先之以佳什重之以  
長箋金石鏗鏘珠璣錯互真使人應接不暇忻愧無  
地至於學海橫溢出入三倉四部之書倉詞源倒流  
吐納六代三唐之筆陣聽金奏而神搖入玉府而目



眩惟有列諸屏幃誇視賓朋藏之篋衍比于琬琰重  
拜明德傳爲美談而已松陵一水絳帳非遙尚當趨  
侍函丈親承誨迪拙集一部奉求斧削手勒馳謝

致柯岸回

老世翁不遺簪履篤念陳人以隧道不朽之詞爲託  
老歸空門舊學荒落樸學拙筆又不工爲諛墓之文  
謹援据行狀補綴成篇鼠啣有言蟲書爲字殊不足  
以副仁人孝子之用心或取其紀載撫實少異於浮  
詞宛言以如椽之筆大爲繩削登之貞珉附諸家乘  
則衰朽實與有榮施矣祥琴已終化瑟攸賴碧梧青

瑣封章獻納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江村野叟  
實與被其澤惟有扶犁把鋤歌咏盛美而已草次附  
候不盡馳企

復朱滄起

老先生以玉尺之才金鉉之器盛年偉抱爲江潭之  
放臣四十年於此國無其人邦家殆瘁雒陽之啼鵲  
翟泉之飛鷺識者所以攢眉浩嘆不在陵谷之時也  
伏承隱居談道閉戶著書以生平弘猷遠志託寄於  
縹囊緗帙之中榮華富貴不過朝花日及而名山大  
川之業流播終古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所得失孰爲



多少哉遠辱示問不遺衰朽恭承嘉命輒撰類纂序  
一篇呈正真所謂佛頭著糞知己當爲魏公藏拙也  
不肖老歸空門除貝葉旁行之書不復寓目措手拙  
刻行世者惟初學集歷朝詩二種皆已成故紙矣心  
經小箋及辭壽一通奉呈台覽亦可想見老人心跡  
也嘉貺遠頒稽首拜嘉荒村雞黍重慢遽使新刻告  
成乞惠一編以慰老眼臨楮不盡馳企

與趙洞門

江村僻處渺然天末犬子北歸荷手教盈紙兼爲豚  
犬饘粥之計濶扁盈篋衍中骨月至誼每一念及輒

爲感嘆至如友行大兄以長驅遠馭之資遭掩芒絕  
鐸之痛忘年末契一旦奄絕老淚填咽尚未能如退  
之作歐陽詹哀詞以寫其存歿之恨此所爲宵旦屏  
營者也山中閉關有人喧傳邸報知翁兄與芝老遂  
有同升之喜天地變化草木蕃斯世其有隆平之兆  
乎雖不敢附貢公之喜但與山妻稚孫酌酒拜明霞  
耳年來貧至徹骨憂來填胸折脚鐺邊忍死過活幸  
有貝葉禪燈作護身符子聊得偷閑送老耳趙州八  
十行脚第耳聾如之而齒尚多三十有九腰包杖錫  
行且發足於文殊道場軍持踵門或可相視一笑餘



語多在芝老札中不能多及也因族孫燕喜遊燕願  
一登龍門附候起居德音不遐徒有馳企

致金豈凡

台翁賜沐錦旋幸於西山舟次一覲光儀祥風瑞氣  
與梅香俱馥正擬趨侍函丈追陪色笑而衰遲踪跡  
留滯菰蘆扶床伏枕倏過炎夏頃乃聞王節趨朝鋒  
車塞路不意昔年脚氣頻煩發動行步歎危不能扶  
杖策足參預金閭亭祖道之列循念翹企不能奮飛  
伏惟台翁佩玉朝元仙郎珥貂侍奉補天浴日并在  
門庭國恩家慶度越冊史敬裁長句用祝修塗不惟

葑菲之言遙希采納抑上蒲葵之扇仰塵袖懷雲泥  
雖遙斗山在望長明燈下繡佛齋中惟有瞻望九霄  
誦祝萬壽而已力疾握管語短情長憑楮翹企未盡  
百一

與王貽上

四首

王峯郵中忽奉長箋溫文麗藻曄如春花東風入律  
青雲干呂奉讀數過笑繼以抃自分以木桃之投而  
致瓊瑤之報私心忤營愧無以仰副德音也衰遲潦  
倒賣身空門舊學無幾遺忘殆盡惟有日繙貝葉消  
閒送老世間文字茫然如前塵積刼門下散花落彩



如卿雲在天有日共覩老人未免棖觸童心鼓動習  
氣欲從蒲團上颺去以此自笑耳近日詩家如稻麻  
葦粟狂易瞽眩今得法眼刊定又有伯璣玄覺共爲  
鑒裁廣陵當又築文選臺矣西樵詩渴欲請教鄣中  
都未見寄怒如調饑我勞如何邗溝一水不能辦十  
日春糧趨侍鈴閣京江間阻便如明河天塹可一嘆  
也亂後撰述不復編次緣手散去存者什一荆婦近  
作當家老姥米鹽瑣細枕籍煙燠掌簿十指如錐不  
復料理研削矣却拜尊命慚惶無地杜詩非易註之  
書註杜非小可之事生平雅不敢以註杜自任今人

知註杜之難者亦鮮矣可嘆也西江王于一苦心學  
四大家文字其佳者可謂合作湔逝之後遺文散佚  
倘得屬伯璣搜輯序而傳之俾此子不爲草亡木卒  
誠藝林所仰望也貴門人便郵草率奉復積懷縷縷  
都無倫次惟高明諒之

又

僕與君家文水爲同年同志之友而司馬中丞暨令  
祖皆以年家稚弟愛我勗我草木臭味不但孔李通  
家也喪亂以來故舊寥落東望鵲山秋色未常不低  
徊延佇頃聞門下鵲起東溟整翮雲霄一時才華之



十莫不手捧盤匱奉齊盟於下風私心鼓舞竊喜我  
文水之家風大振於刼灰之後也舍甥北歸奉大集  
見示如遊珠林如泛玉海耳目眩運且驚且喜舍甥  
郵傳嘉命鵠索糠粃之導屏營傍徨未敢拜命丁繼  
之自金陵來道門下駐節水亭燈炮酒闌未常不顧  
念耄老思以文事相商權以此知東郊老馬猶以識  
道動伯主之物色又重以累世氣誼何敢以衰廢自  
外於門牆遂力疾草序文一通託丁老附呈侍史僕  
老諄樸學不善爲諛詞繙閱佳什包孕古今證響風  
雅竊欲以狂瀾旣倒望砥柱於高賢雖言之不文其

意有獨至者序有未盡又別見於肩頭一章老人多  
忘信心信筆惟吾丈心鑒之而已貧病索居關河多  
阻未能春糧買舟奉叩鈴閣班荆剪韭以傾吐結轡  
裁書草草未盡馳企

又

餘生暮年銷聲息影風波瞥起突如焚如介恃天慈  
得免腰領噩夢已闌驚魂未憖遠承慰問深荷記存  
惟有向長明燈下炷香遙祝而已伏讀佳集泱泱大  
風青丘東海吞吐於尺幅之間良非筆舌所能贊嘆  
詞壇有人餘子皆可以斂手矣老耄叢殘仰承推許



三復德音慙懼交并輕材樸學本不敢建立門戶側  
足藝林幸奉先生長者之訓稍知撥棄俗學別裁僞  
體采詩餘論聊爾發揮遂使謠詠紛如彈射橫集俗  
習沈痼末學晦蒙醯雞井蛙良可愍嘆日星在天江  
河萬古歐陽公有言豈爲小子輩哉八十老叟餘年  
幾何旣已束身空門歸心勝諦義天法海日夕研求  
剗心刻腎如恐不及何暇復沈湎筆墨與文人才子  
爭目睫之短長哉非旁行之書不觀非對法之論不  
作世間文字一一皆迴向般若唄讚之餘遊戲諷詠  
禪則寒山梵志儒則擊壤江門可以助發道情消除

牛衣人  
卷一  
三  
蔭界假年送老如是而已秋柳新篇爲傳誦者攫去  
伏生已老豈能分兔園一席分韻忘憂白家老媪刺  
促爨下吟紅咏絮邈若隔生無以仰副高情思之殊  
惘惘也不盡之私尚容續布臨楮依依不勝馳企之  
至

又

暮暮之年荒村息影筆墨兩字了不挂心恭承嘉命  
惟有永嘆而已嘉貺侑緘具悉盛雅粗布暖身瓦盆  
盛酒幣爵之賜殊非所宜謹拜嘉什襲傳示子孫而  
已令兄年翁大集鄰中未曾頒賜恐有浮沈敬胥後



命伯璣想尚在舍幸道相念寒窓裁謝臨風悵然不

致李條侯

每從淮海士友問訊起居知已載贄策名觀光上國  
雖陸機入洛馬周遊秦不足道也頃接手書記存衰  
老賜以錦字侑以良藥開緘憂釜飽飫明德折脚鐺  
邊遙想圯橋詠太白但見碧流之詩不覺兩腋風舉  
也高堂眉壽湯作短歌以侑一觴野人浪語不足效  
千金萬仞之祝幸笑而置之紅豆詩一冊呈覽其二  
冊附致崔吳二公俾知老人迂誕如此共一噴飯也

舍姪孫樸邀書生深荷冶鑄因其郵便附此奉謝南  
北間阻恐未得執手臨楮惘然

復李膚公

老居人世朋舊彫殘江上故家尤嘆衰落得見足下  
風神氣骨宛然忠毅眉目生動不覺悲喜交集也隧  
道之石謹受嘉命涕淚漬紙久而削藁往年作應山  
諸公文字在天路坦夷之日腸肥氣盛筆墨馳騁今  
世運而往志氣衰颯每一執筆不勝山河陵谷之感  
雖復敷衍成篇亦徃徃如楚人之吟楚囚之操鼠憂  
虬泣豈足以舉揚遺烈慰仁人孝子之深思乎知足



下義心苦調亦當爲之掩卷而嘆息也人事牽率將有遠遊遺集之弁請俟異日聽鸛佳什感慨激昂惜繼聲者無其人耳遠承存念草率附謝心經小箋附供法喜餘不多及

與王季和

張氏兄弟告哀不止而今公之意不欲其縱舍之權出於朱虛輩此實意也兄前云昇字丈有菩提心此其時矣幸力勸成之如此夜义不是老佛出世救不得也一笑

與時伯和 二首

北平歸後會晤殊濶以弟旣卧病山居而兄亦多杜  
門故也適往攜李弔敝同年包儀甫并往武林拜雲  
棲大師之塔仁兄榮行不及一祖道殊爲悵然去家  
不百里以青氈爲吏隱藏身進德俱第一義願兄母  
以清齋苜蓿過自悵悵也鄒彥吉先生晤間爲道鄙  
懷武林歸尚當專人奉候耳不腆溪毛馳上以當一  
尊惟笑而置之不盡

又

客歲風雨過錫山不遑一謁高齋再辱手教深荷見  
存仁兄優游廣文署中讀書談道眞足娛樂而師範



清嚴表表爲一時之羽儀則賢者所至增重見一班  
矣視弟之悠悠視蔭空蝗梁黍者何如也梁溪人文  
特盛邇來頗奄奄不振以士子多舊設俗套不復知  
好古博文之病也仁兄將何以振起之耶至於士習  
猶似稍勝吾邑但須去其客氣歸之大雅耳仁兄必  
自有妙用也弟多病多愁困衡之餘稍有長進人世  
糾纏結習只是功名二字已拋向東洋大海矣向上  
一着尚未夢見聞慈山大師惠然肯來果然則水邊  
林下少日周旋或不至終身作瞎漢矣錫山多賢者  
彥吉之禪學雲從之道學畢竟意味何如仁兄盤桓

其間能作廣大教化主否二馬翩翩才俊亦從諸生  
中物色之否後來之俊更有何人如韓省之錢自若  
吳虎侯者皆妙才也知仁兄定能一一獎成之家居  
苦無佳況元夕左右將訪仙翁於雲陽取道錫山定  
須與仁兄快晤第訪道之遊頗畏邦君大夫物色未  
免逡巡耳或借彥吉作一主人聽清歌以當邂逅亦  
好事也損餉不敢不承草草附謝不盡願言

與翁兆吉

夏初辱手教記存則第方惛惛卧病至今猶就醫不  
能去藥物也風波之世差藉此七尺自強而病鬼擲



揄乃爾未知仁兄近况何如也弟有道友雲洲戴翁  
者的有長生之訣爲今世之安期生而其人真誠爽  
忼絕不爲世俗媵阿態想仁兄當耳而目之矣其少  
子瑞慶攻苦力學應童子試第向已爲兄面言之茲  
試期已近有可提掇幸仁兄惟力是視此翁與撫道  
二公祖皆世外之交得其一言不難顧不屑耳此亦  
可以觀其爲人矣何父母高明府君必能知戴翁於  
物外則仁兄齒牙亦易爲力也專此奉懇餘俟續布  
不一

答張靜涵

荒村屏跡重辱長者車騎德音慈誨沁入心腑至於  
施無畏法開甘露門使人世之墨穴一空末法之迷  
雲頓掃此則人天眼目大法金湯胥有攸賴非弟之  
私言也涼風旋至賤體稍強便欲拉雙白先扣靈巖  
次詣文室謝過從之鄭重訓往教之殷勤而台教儼  
然先之金剛遵解又荷法乳之惠仰知同體大悲有  
加無已更辱台示蒿目時艱以度世之深心兼經國  
之大手一子等視千乳橫飛弟惟有企仰慈雲瞻依  
慧日而已秋熱未解揮汗奉復藥老希叱名道意不  
多及



與熊魚山二首

老父母以宰官身現比丘相開堂說法如雷如震四  
衆雲集人天頂禮弟以老病積疴閉關服餌遂不能  
躬詣獅座沾被華雨城東老姥獨不見佛惟有炷香  
遙祝而已意欲從此結夏了華嚴會鈔公案腰包奉  
扣尚未有期謹先遣一介殷勤禮足用告不寧歲儉  
俗薄山門蕭然惟祈爲法門珍重自愛草草附達不  
多及

又

冰雪拒門寒風砭骨塞戶伏枕縮如蝟毛且當支持

老病餞送殘臘佳客遠臨重以翰教不能驅策扶曳  
出戶惟有諷誦高篇聊當燕王而已呵凍草復諸侯  
接足面盡

與侯月鷺四首

村莊多暇訂正金剛楞嚴二疏已付梓人矣因毛子  
晉去歲捐館家計倥傯刻貲未能相繼不得不爲勸  
募之計而又不能強干不相知者席氏昆仲翩翩能  
世其家又聞頗留意法門得吾丈與安卿昆仲出廣  
長舌相勸成圓滿功德此經得流通世間利益不淺  
知必爲首肯不笑其沿門持鉢也刻成經本三冊希



爲轉致亦不敢輒具竿牘統望致意外附心經一冊  
祈法眼爲點正諸不多及

又

五日江村衰殘屏迹浴蘭搏黍况味蕭然信使遠存  
得佳果佳品之貺山妻稚子歡笑閨堂朝來喜蛛挂  
席乾鵲噪簷田家瑞應良可開顏不但食指欲動也  
客秋至今一往况味如魔如病口不能言手教津津  
一筆描盡河上之歌同病相憐非箇中人那能委悉  
如此桑榆之收良有厚望拊髀嘆息知有同心太夫  
人不朽之托已承尊命敢復固辭第泥坑迎鑒一事

不惟公家母子大節亦是汗青中要緊事道隱文殊  
爲簡畧向日口語未能一一記憶乞爲詳悉手疏以  
片紙見示便可放筆作一篇大文字期以長夏了此  
功課并路文貞神道碑次第具藁假借腐豪傾洒此  
一腔熱血也海陵詩極羨談讌之樂恨不廁賓從之  
末泚筆相向又深惜王溪兄有此佳兒文采映帶而  
不及一見其眉宇也白沙杞杞飽噉甚快秋間欲得  
洞庭葡萄釀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時得多餉以訓  
潤筆知不厭其貪也內子辱深念并此馳謝安卿昆  
仲煩爲致聲芙蓉莊詩絕佳但籠中鸚鵡未曾罵客



殊不肯伏罪耳一笑一笑

又

太夫人志銘伏承尊委不揆固陋勉強載筆竊謂太夫人佐助  
備承恩典與尋常命婦大家迥別臨終遺命丹誠戀國深心大義可以激勸千古不當湯用乘願見身示比丘尼說法合頭籠統之談但自媿樸學拙筆未能馳騁發揮有辜仁孝盛心耳太夫人南寧侍奉三宮未知何時復抵會城又不載年壽幾何紀載之文不應如此疎濶今但影畧序次所謂依樣葫蘆未知應參訂補入否老病杜門未能漬酒更

生墓門念之悵然信筆率勒不盡馳企

又

文貞公墓隧之碑伏承尊委不辭固陋謹草勒輒簡  
呈上切念時世改遷物情人事未免多所觸忤不肖  
老矣頭童齒豁一無建豎惟此三寸柔翰忝竊載筆  
不用此表揚忠正指斥奸回定公案於一時徵信史  
於後世依違首鼠模稜兩端無論非所以報稱知己  
取信汗青其如此中耿耿者何哉謹用古人陽秋之  
法據事直書雖自愧樸學拙筆不能馳騁雕繪以爭  
雄於詞林然自分鈍駑亦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未知



仁人孝子以爲何如也奸民告訐一案文貞公本意  
端爲不肖昭雪其說頗長序次中亦畧有賓主但不  
欲盡言耳念臺云云亦如命洗發千秋公論較如日  
星殊不待饒舌也老病杜門未能漬酒墓門素車白  
馬彼亦何人永言念之徒有嘆息憑楮不勝馳企之  
至

與朱長孺 三首

比來世事偏側苦惱萬狀除繙經之外不復料理筆  
硯令親壽文勉承嘉命蒼皇捉筆幸爲改削付之假  
青黃之文以潤飾枯朽或亦少遮人眼也小壻自錫

山入贅授伏生書欲得魯壁專門大師以爲師匠特  
知己厚愛敢借重左右以光函丈幸慨然許之即老  
朽亦可藉手沐浴芳塵也草草附啟伏俟德音

又

辱示草堂會箋必欲首冠賤名輾轉思之彌增慙悚  
此事發起於盧德水牽引於孟陽漫興隨筆棄置已  
久偶於集中覆視見其影畧脫誤每自哂昔學之陋  
修遠不察誤錄一二則附時賢後方爲顙泚背汗况  
足下高明淵博累年苦心攢集以成此書僕以伏生  
之老病師丹之多忘突出而踞其上鵲巢鳩居無實



盜名晚年學道深識因果此等虛名皆足以摧年損  
筭僕所以深懼而不敢居也此書之出期於行遠諺  
有之身穿大紅圓領頭戴開花氍帽才一展卷便令  
觀者揶揄一笑可不慮乎來教念及周餘追思輩路  
特承齒錄以存餽羊其用意良厚生平倔强不受人  
憐老耽空門一切如幻良不欲以編摩附名取憐於  
知己惟以我爲老耄而舍我則憐我之深者耳華嚴  
宗鏡方事研求義門深微卷帙浩繁遵王刻杜之役  
止之不獲期以秋深歲盡偷繙經餘晷爲作一序以  
副其意僕之不敢自居注杜與不欲成書之故向爲

兄作序既已反復自明撫卷三嘆有識者皆能了其  
微意今日再申明吾事畢矣此中學者多好撝拾利  
病是非鋒起雖老成人未免義山注改竄之後尚多  
剥啄子長云云當廣爲傳示風諭後來英少俾皆塞  
聰蔽明仍爲七日以前之渾沌亦一大快也毒熱退  
當扁舟過池上散髮快談不復多及

又

雲間之行困於酒食歸泊吳門渴思會面以家人稚  
子尚淹荒村須入城安居方可洒掃候教未敢卒卒  
相邀也杜詩想復爲料理已能繕寫成帙否此番再



一較訂便可卒業吳郡文獻稿許氏已期相付未知  
子晉曾往取否昨於鹿城晤王懋明兄知爲有道異  
人曾以賤造託其推算已許捉筆今遣力領取并欲  
邀之一談借重片言爲之勸駕所深禱也匆匆相聞  
馳企如何謙益再拜

與周安期

鼎革之後恐明朝一代之詩遂致淹沒欲訪元遺山  
中州集之例選定爲一集使一代詩人精魂留得紙  
上亦晚年一樂事也此事定當與仁兄共之可先爲  
料理搜輯若空同大復弇州及劉子威輩篇帙浩繁

物類彙編卷一  
先加丹鉛點定俟弟歸告成之元歎子羽暨兩令弟  
可與共搜訪一篇半紙不可塗抹而國初人爲尤要  
想仁兄篋中先有定本也

與周安石 五首

吳門舟次倉卒執手復與撫軍周旋深以農山後事  
爲囑人情冷暖鄙言殊不足爲軒輊恐未必能破格  
相待也閉戶寫經夜以繼日寒燈殘漏依然一兔園  
老書生耳奴子過棲水令覓蜜橘佳者以潤枯喉并  
以噉弱女幼孫博其一笑市中鬻者多不佳乞命一  
介指引覓其道地者即是得甘露蜜也時已逼臘如



有樹種可栽者尤佳呵凍相聞新歲或可得握手不復多及

又

承示司成公手書歡喜無量楞嚴經坊從此獨有長城紫栢密藏及五臺諸老弘法大願當不至唐捐矣佛法付囑大道必須精明強幹有心血荷擔之人當今之世孰有如司成公者觀此札料理擘畫一一井然古所謂有聖人之才者也兄當會同刻藏諸護法奉司成公爲導師懇其橫身奮臂一力擔任有力者負之而趨此大事壽光朴誠可任一聽司成公指揮

不憂孤子弟老矣只辦折脚鐺邊過活老筆尚健猶能隨喜因緣合掌贊嘆也

又

弟以明年八旬痛絕稱壽之客以此決不爲人作壽詩而不能不爲仁兄破例口占一律以爲元歎續貂并辭壽小箋奉上此箋與介壽之詩同函奉致恐當爲岐舌國中入明年仁兄爲守辭壽之戒不必李桃之報也江村如水頗思賣文爲活招牌已出一鬼不肯上門那得如司成公文債填門耶元歎詩序正是借冷淡題目熱鬧衙門良不滿知已一笑也戚右朱



附去小箋一紙恐其愛我不免依樣葫蘆做子路乘  
肥馬對聯也吳天章知爲英少那得肯就江村老翁  
鑽研故紙晤時多爲致意徐敬可皆法門領袖甚難  
希有經坊事魔強佛弱全仗一二有心血人爲末法  
作砥柱仁兄可致鄙意力爲贊成即黃觀止亦吾門  
之矯矯者若肯作金湯便是人天眼目何必功歸於  
一臂耶尚須邀朱子佩馮茂遠諸公合力護持度紫  
栢老人一腔熱血不致化作寒灰也脚疾作苦絮叨  
不已種種壽光師能悉之

又

賤誕辱存念貺以新刻合論俾共遊華嚴法界中其  
爲壽也亦大矣敢不拜法乳之賜虞山經板壽光師  
已料理入山浮圖合尖希賢昆仲努力唱導仍輯成  
紫栢別集并藏師二書共爲之序頗於法門小有關  
係也大兄墓銘逼除撥冗自了平生心期不復計其  
文之工拙乞與二哥及右朱長孺共定之記得紫栢  
入祖堂記文甚佳當附入別集後也壽光師行草附  
數行諸侯面盡

又

會令海門是學佛作家其文字殊洒落可喜中甫英



靈漢子未知末後一著云何損庵飽參紫栢爲維識  
一宗導師其細密堪與尊翁老伯相匹但觀其筆塵  
盛稱西人之學豈尚無正知見耶如今安期少參紫  
栢記蒞法乘中旁蒐近日狐禪涎唾與本師並列豈  
是眼內無珠正不免將佛法作人情耳仁兄鑒別真  
具佛眼人以爲何如吳江法師淨行作楞嚴廣註者  
元末明初住此寺號曰融室未得其行履乞留意訪  
之

致程翼蒼三首

山中草木之年以不材而得全俛仰人世所謂臣亦

自厭其餘生也辱道義深愛遠示記存酌大斗以介  
眉壽敢不拜嘉明德俟過吳門便當趨侍絳帳之下  
以踵謝盛雅小刻二冊附呈台覽不盡馳切

又

衰殘多病閉戶繙經企想絳帳緇帷如在天外頃承  
翰教所索唐詩以數十年編集之書幸逃煨燼禪誦  
之暇晨夕檢括不離几案半千兄如欲較讐必須身  
至虞山假館數日便可卒業而去若欲取全本奉閱  
則萬萬不能也學使尊公詩序乞屬門下能文者爲  
之則衰朽借光多矣敝門生吳興沈祖孝字雪樵者



博雅名流制義詩篇皆爲雪川領袖卽司馬何山相  
國銘纘之嫡姪也喪亂之後孤貧自守百口嗷嗷待  
命十指今以遭喪失館羈棲流寓一時能人無肯少  
爲援手者仰韓慕李人士所宗實惟門下倘得收置  
門牆曲賜培植目前以一館地資之俾其稍濟涸轍  
使洛陽名士不爲翳桑之餓夫則風流弘長海內寒  
士皆仰庇廣廈萬間不獨沈生一人戴德而已也緇  
衣之好知有同心不勝翹切仰惟亮照

又

屏迹荒村如坐井底久不獲掘衣請謁奉教函丈頃

牛齋文集卷一  
五十一  
聞追鋒之車旦夕就道菰蘆老人不能折柳長亭以  
壯行色燕樹江雲徒有馳企耳茗上沈生祖孝以才  
品領袖三吳爲此中之僑盼慨慕龍門願一登陟渠  
將挾策遠遊驤首天路後車之載東壁之光所仰望  
於門下不淺茂倫當能詳言之介特緇衣之好知有  
同心故敢爲介紹伏惟照鑒寒窗捉筆不盡縷縷

致張元芳

初秋通家子黃晦木持數行奉謁此子向抱奇節不  
得已而相干故知高明不以茂陵劉郎遇之也武林  
沈廣文英多敝社友無回先生之子也無回向與令



祖先生有紆縞之交令英多蒐輯其遺文來請正於  
記室幸進而教之英多才行端謹老困寒氈求一館  
地以糊其口不識能少借齒牙否介恃高誼不罪多  
瀆幸甚

復馮秋水

恭承譽望度越人表皇甫湜之稱韓退之所謂瑞人  
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也蘭江令渡江而來得  
奉大集且謂龍門緒言記及衰朽孔北海亦知有劉  
備不勝雀躍冒昧載筆僭爲珠玉之導意滿詞拙顧  
視慙汗乃台臺不我鄙夷儼然弁首壽夢之鼎以乘

韋先之通懷若斯感悚何似惟是潘江陸海傾洒無  
涯王府珠囊日新富有所願得窮搜寶藏長侍丹鉛  
扳陶謝以同遊比羊何之屬和庶可以掉鞅一時執  
鞭異代矣長公駒齒未落已是龍文觀其闡牘篇錦  
百尺字弩千鈞非獨塲屋之雄也西浙俊髦無如馮  
范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故應盡入藥籠欣  
同臭味也已犬子某頗於經學苦心他日契分訥生  
或可沾濡麟沫參預雉盟耳

與許青嶼

綠酒紅燈風雨相對子美荒村夜闌秉燭此光景約



畧相似吾輩遭亂甚于唐之天寶吾兩人白首殘生  
復得把酒而談此時此世良不易得無謂四面石尤  
風不是天涯老知己也人從武林來知彼中兵譁民  
亂一日警報數至殘兵敗卒割鼻斷臂悲啼痛哭乞  
食于吳門者以數千計如此世界豈得長高枕而卧  
鼓腹而嬉乎翁兄許謨遠猷何以教我許旌陽拔宅  
時雞犬皆得昇天此君家故事千萬勿忘故人今作  
拖腸鼠也文應符英年殉義不獨爲文起肖子實吾  
輩畏友也一棺蕭然未歸坏土一子孤窮皆能自立  
而次郎建威尤爲貧困賃外家敝屋半椽不蔽風雨

今將謀葬應符介恃翁兄高誼生死肉骨特來走謁  
知翁兄必將側席涕洟力爲經紀不待弟爲之饒舌  
也

與李縉仲

自讀佛書不復料理世間文字佳集之序草率應教  
情塵欲泥當霜降水涸之時了無可戀有智人或可  
猛省不以爲郢書燕說而憖置之也辟地之舉尚無  
定着倘必欲遠携妻子當就是下問鹿門也夫已氏  
無他罪端但詩題中恣意凌謔侮辱無狀見者皆爲  
髮豎不得不少施筆伐也與馮二老書附上二紙或



便郵示之令其清晨引鏡或自省本來面目真坡公所云此是喚醒他也乾坤如許大安肯與蚊蚋一輩啾啾爭鳴銚缶中耶知足下爲一大噓也中州多事懷東書來愴惶殊甚此時殊以妻孥爲累深恨去年勸挈家者之不忠也此時仕宦不止豈但車生耳耶附及以供一喟

寄姚文初

十八午謁撫公後即趨赴虎丘城外糧艘填塞憤悶返棹仍由婁盤諸門城河間道奔歸世界促促吾輩求一聚首不能得可嘆也不知爲何人逋負以致遭

訟訟則事又不可知矣不能出一臂相助如何所詢  
三世四方一段以長水注用算法無人能曉黃太冲  
解爲即今算法非古周髀筭也故列其言以質智者  
大抵則長水爲正而今師皆宗吳興尤多曲折愚意  
則如慙大師之解以爲但取合數經義緊關正不在  
此故末後頗掃楞嚴三關之說兄覽之可圓解也其  
他有關經義者不妨仔細商量耳世事一切如幻願  
勿以前塵自累飽喫殘年飯共看好經典也諸俟面

悉

與黃甫及



當此蕭辰寄居蕭寺幸有賢地主謬恭長卿當不至  
十分大落寔僕脚氣乍發晏卧維摩一榻不能強起  
周旋良自媿耳鄉村一毛聊餉從者幸笑而置之軒  
車如湍發須一往晤尚有多言欲面罄也專此草草  
不一

與宋玉叔

專啟不肖在杭有五十年老友曰馮鵠雛字雲將者  
故大司成開之先生之仲子也年八十有七矣杜門  
屏居能讀父書種蘭洗竹不媿古之逸民開之故無  
遺貲雲將家益落有薄田三十餘畝在餘杭山中僅

小菴尺牘卷一  
給饘粥意欲介恃寵靈片語囑餘杭令君以名賢之  
後免其徭役俾得優遊蔗境脫追呼踐更之苦拜賜  
無窮矣老年文惠顧風雅不吝東壁餘光一以爲開  
之先生恤其負薪之孤一以爲不肖周其戴笠之友  
知必欣然許可不以請乞常例麾拒之也挈舟將歸  
留此數行奉瀆伏惟垂鑒敬候德音臨楮不勝馳企  
之至

與王內三

滄桑改易四海焚如而青蓮花一枝亭亭秀出於淤  
泥之中清塵濁水相望迢然每一企想殊有望古遙



集之思未可謂今人不如古人也老聃空門香燈貝  
葉日夕向折脚鐺邊過活晤練川士友每道記存頃  
見亡友徐女廉序猶齒錄衰朽不勝足音蛩然之喜  
若其文之爾雅淹博迥越常流故知頻年屏居學殖  
深厚天之成就斯人固不以目睫爲榮落也吳門袁  
子重其白華之孝子古之遺民也而門下能賞識之  
又飲食而教誨之至於憐其母卹其無兒此真仁人  
君子之用心矣今重其之窮日甚其自勵益苦而又  
不肯仰面看人徒有束手待命倘門下能以穎封人  
錫類之孝始終其德俾節義之母子不至於立槁此

物齋尺牘卷一  
鄙人所仰藉東壁餘光也治文昆玉共有緇衣之好  
惟仁兄爲之倡則無不和者矣春寒料峭炙研命筆  
殊不周謹伏乞台慈垂照不一

與盛珍示

二首

僕衰殘潦倒人間長物遙聞聲而相思致高明有未  
見之嘆若一撫塵接迹則索然意盡矣此言亦可發  
一笑也司李公書乞付郵筒轉致壽詩勉強塞白那  
得有佳句真操布鼓過雷門耳累辱記存附謝不旣

又

豐碑之役勉承台命枯腸禿筆不堪覆瓿而重爲貞



珉之災負媿多矣胡公祖推屋烏之愛鄭重見存禮  
當渡江奉謁衰老杜門未能泛邗溝之棹少陵云老  
病人扶再拜難此語殊可憐諒知己者爲一喟也舍  
甥葛雲靄深荷宗師國士之知近蒙批遇缺詳補今  
該縣適有現缺具申祈兄始終噓植俾即照詳批頂  
實廩注冊感德不獨在舍甥也百里相望未克晤對  
紫芝眉宇固彷彿在目中也憑楮神馳

簡祝茹穹

前舍姪遊藝特附數行奉候計此時正達高齋而手  
書及丹藥遠至知故人念我不啻千里神交也承賜

藥九兩即是九轉神丹即當如法服食頃有術者言  
日下得刀圭秘藥延年却老知其言不誣矣仲綱兄  
才品卓犖一見知爲國士匆匆北上不及久淹行色  
倉卒悞去殊爲抱歉來教示以初夏見訪敬當掃門  
奉候但如仲綱兄言此時仁兄正附天垣郵傳入對  
大廷鋒車戒途寧有餘晷暇日討芝問桂與野老結  
世外緣耶信筆奉復餘俟面悉

答佟思遠

山中草木幸脫餘生晚歲桑榆已爲長物燭武抱無  
能之恨師丹招多忘之譏隨例稱觴撫心自愧溪荷



老姊丈惠顧殷勤翰章重叠遂令長筵生色兒女抃舞當賤誕之日佳貺賁臨故知古人記存即是慈光加被可以招邀餘慶敵退灾星矣拜嘉之餘惟有銘勒賢聞賢甥并此馳謝臨楮不盡馳企

復張綏子

三首

閉戶寫經無寸晷之暇却以三空四盡官逋如火譙訶催索時復聒耳雖復付之罔聞不免時一懊惱也來諭極欲相應奈正當此窮極之時倉箱未能充盈已盡歸催科之吏不能作無米之炊以應水火之求也如何如何武林之行且待開歲更爲之計未能預

爲訂期外附脫粟一石聊充盤飧之敬幸笑置之食品二種附謝

又

年來老耄日甚耽味空門回首昔遊一切如夢忽接芳信鄭重記存扇頭佳咏金春王應讀之如見枚生七發氣浸滛滿大宅所幸者禪心已作沾泥絮不復生見獵喜心也梁肫老戟門森嚴不便通書兼以尊人之喪尚未赴弔未敢輕有引薦也郵中草次附謝不盡馳企

又



武林得一把晤再遣候掌亭則聲迹邈然矣悠悠世  
界轉眼炎涼慟西州而懷東閣者復有何人每一念  
及輒黯然低徊也此中崑良金如皆諄切念舊崑良  
奉訪附八行奉訊起居雲山間阻我懷如何

致何二如二首

山中草木之年重蒙遣賀故人情誼真與明聖湖俱  
長矣承委小像傳贊知吾文以千秋爲託用意深遠  
禪誦之餘不覺此心勃發遂奮筆作像贊一篇文不  
加點詞多激昂信是尉遲公不服老也相知彥遠冰  
修可傳示之共一抵掌勿示俗人資其齒冷也拙集

一部致郎君但堪覆瓿恃通家厚愛不欲煩咷點耳  
令表弟誠朴端詳當爲有用之才荒村多冗草草悞  
去長至後切望其一來庶吾兩人雖不獲把臂可當  
千里面談也切囑切囑諸相知乞爲道懷念之私不  
盡馳企

又

不得音塵有如飢渴僕夫東歸携得翰貺不以芒鞋  
相贈却以赤舄相詒山民老脚殊訝其不相稱然門  
下視我之意則深且厚矣頃來謝絕人事一意繙經  
寒燈殘燭鷄鳴月落矻矻不休西湖一水盈盈如在



天外頃聞有受恩之人欲反唇相向者走奴子與辨  
析知門下義薄雲天定不惜拔刀相助也種種事非  
筆墨所盡但以窮老爲嘆念子繇甚切不能少爲援  
手良可媿也呵凍草草相聞不一

復吳時應二首

一別八年滄桑日改僕已皈心空寂頽然自廢而足  
下志節益堅詩篇益富如茂之所云良足嘆仰蘆中  
草作一敘請教乞爲傳示茂之共一慨然扇頭詩絕  
佳薔薇露香氣入五雲深處矣鄭老雖亡豈無蜜楊  
梅可潤筆乎一笑梅友詩如乳山請爲作序并爲郵

致

又

客歲采詩南中與林茂之評定雁字詩幾千首蜂喧  
雀噪獨賞伽陵頤伽和雅之音謂二袁諸公猶當讓  
一頭地而門下顧超然圓覽不與詞壇爭名益知其  
所存者遠也白法素華二老謂大法垂秋惟門下爲  
須達長者具有十德一水相懸又同出高陽老師之  
門而踪跡差殊不獲一侍函丈心甚愧之頃因壽光  
上人載經東還謹託通音問於左右經藏改梵是紫  
柏大師及陸莊簡諸公未了因緣今已功在九仞仁



兄夙受靈山付囑浮圖合尖非大檀越誰能任之壽  
光乃真實僧非緇衣裨販者必知法眼能鑒別也心  
經小箋專呈求正小根鈍品盤桓注脚中如屈步蟲  
未知高明何以加箴砭也拙集一部附塵清覽草次  
折簡不盡馳企

與徐元歎 二首

楞嚴疏葉五削草而未定餘冬三月重加刪定了此  
因緣老眼寒燈殊爲艱苦坐此未得過山中把盞稱  
壽此中殊癢癢也子晉逝後子羽又以危篤見告撥  
忙往看見其志氣清強可以昇際神明尚可望有起

色也斗轉參橫坐中酒人多落落逃席惟後去者顧  
影自憐耳推心淨土知兄已悟了自度然相宗奧義  
須一加研討亦未必不是西來貲糧也勸酒詩信口  
胡謔不謂遂爲時賢傳誦當是物以人重耳雪北香  
南以須彌山下有雪山香醉山愛其名美所以喻高  
人所居且僭以自況也石鼓名句得無應孫愚之識  
乎附及以供一笑

又

近來索詩序者頗衆每一捉筆便爲攢眉獨爲吾元  
歎放筆殊有生氣果然有當於慧眼亦可捧腹自笑



也日來脚氣作苦想因日日繙殘經鑽故紙便應作  
折脚法師今幸少差矣然畢竟嬾出柴門視虎丘天  
池如在天外未知中秋前後能破此鐵門限否也新  
詩刻就乞多惠幾冊閑中并欲覓舊刻一觀能發興  
料理見付否後香觀說在上人函中可索一看諸侯  
面時方可傾倒耳倘發興欲來正不必以謝客爲解  
也李秋孫常相見否念之昨有辭壽詩文一首即日  
當呈看却要求袁重其作說帖傳送也一笑

復林茂之

洞庭郵中得和詩長篇詩出老手不煩贊嘆但喜其

壯心生氣涌出筆間知乳山老人當亦如錢後人老  
而不死苦駐人間看盡滄桑世界也詩集排纘已定  
是大好事此今日一部井中心史也翁詩非吾誰當  
序者不但翁生平一腔熱血非我不能發揮即如弟  
年來苦心灰頭土面不求人知惟兄爲海內一人知  
已亦須借此序發揮一番但以看經課程嚴自朝至  
夕無晷刻之暇即如兄命作洞庭一友詩序便費我  
繙經兩日工夫殊爲懊惱此序又不敢隨手應付須  
待秋冬經課少緩料理一年宿逋定以兄序作黃巢  
開刀樹也一笑來札中有閩河蛙食其子可後天地



不死云云上下文都不相屬不知何謂幸詳明再示  
之俾知奉行也弟年來窮困都無人理盜劫歲荒催  
徵疊困上下無交困無斗粟天地間第一窮人人不  
知也案頭無墨每向人乞墨如尺璧斗金莫有應者  
不能有餘墨奉寄也可笑如此亦復可嘆爾止已遊  
齊矣秋期未可刻定奈何奈何

與李梅公

相知聚首樂極生悲山堂燕及之辰即江村肱篋之  
夕山妻稚子匍匐荒田片紙寸絲遂無餘剩幸以扁  
舟早出免於白刃關帝降靈呵護靈響赫然不然殆

矣以此自幸餘生猶不爲神明所吐棄知己者當開  
顏相慶也被刦之後五月披裘石臺公祖推屋烏之  
愛捐俸解橐爲舉家製衣締兮綌兮始得蔽體更治  
裝爲武林之遊此中士大夫無不跂踵頌高誼也杭  
城旬月逼暑促回遇賢公子南還得一執手鳳毛麟  
角風采秀出歎老眼尚自有珠也因其便聊附數行  
亢旱焦枯兵塵未息相見何日執筆慨然揮汗不能  
多及

與趙月潭二首

逆賊之來焚如突如意誠不在貨財也僕以石臺公



赴酌倉卒入城彼不及知幸免於難數日前敝鄉迎  
關帝賽會示夢社人云錢家莊上有大難廿八至初  
二日要往救護過此方許出會則此日之得免與一  
家之九死不死大帝之救護昭昭矣方以爲幸方以  
爲感豈復有芥帶於中乎舉家狼狽五月披裘石臺  
公祖分俸爲製絺綌少可蔽體而家中百物罄盡賤  
內累年爲嫁女奩具亦一卷而去僕苦口勸諭欲以  
義命爲解而卒未可破除也辱老親母台諭即鄭重  
傳示或一言金石而可當百千言耳雙老阻台駕之  
來實出鄙意以鄉城殘破無一枝可依親知枉臨深

爲不便且吾輩休戚相關正不在促數往還以一執  
手唏歔爲親熱也台翰正欲奉報得台使來甚慰草  
草附報不盡百一老親母處賤內遙致頂禮復祈垂  
照爲禱

又

貼危之後重覩清平信宿過從契濶談燕此世界中  
便是諸天善侶共會普光明殿矣別後掩迹荒村自  
了繙經公案寒燈午夜雞鳴月落揩摩老眼鑽穴貝  
葉人世有八十老書生未了燈窗業債如此矻矻不  
休者乎朔風日競青陽逼除俯仰乾坤又將王正雙



白比來了無音耗所云官星照吳乃天官家剩餘之  
談古人言是非瞽史安知天道騰空難飛說食不飽  
德音拳拳用此相慰永言思之徒增浩嘆而已稚孫  
頑魯未敢爲伉儷之計承諭具見骨肉之愛敢不銘  
切但婚姻大事未敢臆決必須請諸明神決之詹尹  
然後鄭重奉復想老親翁不哂其過慎也蒙童初學  
以讀註爲苦承許惠忠憲公刪定善本乞即於歲前  
後見示使黃口監子不爲都都平丈所笑則作人之  
功遠矣九頓奉懇萬祈留意呵凍草草統希原宥

致卓去病

湖干一別聲塵寂然年來閉戶繙經日與貝多羅作  
緣寒燈老眼雞鳴烏啼掩卷自笑宛然一老書生也  
僕夫東還深傷足下相念輒以近况報足下垂天之  
雲何時搏扶搖而上折脚鐺邊每爲矯首嘆息耳世  
事悠悠都付昔夢却聞有昔年水火緩急之人反唇  
相向此理所必無而人言頗爲娓娓因遣奴子來爲  
剖析一番足下畧知此事因由公正發憤當不惜慧  
燈一照破彼迷茫也呵凍相聞便中幸附德音爲慰  
草草不盡



弟老耽枯寂懶結文字因緣偶於扇頭行卷得見一  
二佳什金春王應母爲吟咀不能去口今得讀元氣  
集如入珠樹之林闕羣王之府賞心奪目應接不暇  
又復承嘉命俾爲乘韋之先得以挂名其間何厚幸  
也學植荒落耄忘迂拙不能贊揚萬一第以餘民野  
叟追維館閣故事俯仰文定一門箕裘弓冶以掄揚  
豐芑百世之盛無溢美無窺言或亦大雅君子所不  
廢也南中以執法被螫事跡彰明在人耳目間纖人  
穢史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又何足置辨哉嘉貺鄭  
重深荷記存草率馳謝不盡馳企

與黃觀止

壽光上人來得手教具知金湯護法盛心大法垂秋  
非得深心雄健男子不能承受如來付囑如吾觀止  
真其人也今毛氏經板已一一送歸化成合算已得  
什之八九正浮圖合尖之日惟足下努力唱導即五  
臺了凡再見於今日矣望之祝之懃山大師集全工  
已告竣須亟付經坊流通此今日人天眼目也計偕  
想已就道數行屬壽光轉致應身無量正不妨現宰  
官身說法耳今叔久不相聞并此致意諸不多及

復錢梅仙



日來偶有伸寫皆出漫浪每一落筆輒爲人所傳笑  
甚至加以詬罵而吾子獨越衆而取之在不肖以爲  
良知而嗜痴逐臭之譏恐不能免於時人矣閑中抵  
掌當共爲一笑也京口白門似有微風搖動江南黃  
葉村中尚得高卧晚食差足自幸亦未知究竟如何  
也涼風將至倘得扁舟過從尚可傾倒心曲草草附  
復未盡一言謙益再拜

與顧伊人六首

畚鍤之役三四人舌敝口乾反增此輩謠詠虞人難  
與言不減互鄉可惜辜負梅老一片老婆心耳恐彼

此擔閣急遣信奉報并以爲謝匆匆不復致書希爲  
叱名謙益再拜

又

衝寒拏舟爲煙老稱壽自吳門發舟遇酋長封船勢  
如哮虎宵遁入潯關幸免朔風切骨驚魂悸心寒噤  
委頓幾有性命之憂只得蒼黃返棹以胥後期山陰  
之懼不因興盡而返想煙老橋梓能心諒之不致有  
專車之僂也晤時千萬代致不寧諄切諄切拙集未  
刻者舍姪孫遵王近爲排續繕寫兄處藏本可悉付  
來彼此參訂或可無闕落也梅老尚未遑吊唁老人



濶疎如此晤時先爲致聲孝逸諸兄不及專啓一一  
叱致爲荷

又

世界在熱沙地獄中赤日炙人亦助彼爲虐幸有數  
卷宗鏡可以消遣也昔人論文以當世得一人知我  
爲快何忍有憫惜於足下但年來文字動筆便有觸  
忤又草草命筆煩瑣滿紙須待繙經少暇寒窗無事  
痛加刪削此時方可請教以副知己惓惓至意若前  
所錄稿大半皆出倩人其真者亦祖龍之餘燼耳正  
不必留之人間資嫻笑也庭表詩序已託舍姪孫郵

致幸爲改削付之中秋得偕梅老促席談讌差可少  
紓惡抱也草復不一梅仙不及吊唁老人廢此禮久  
矣相見爲致不安

又

關廟碑三篇領到幽贊錄隨來伴奉還此書出楚人  
瞿九思之手鑿糟鄙俚可咀可耻不謂天地間有此  
等惡物也然得一見而痛削之亦有助於正神矣諸  
不多及

又

郡邑舊志久付劫灰必欲搜求問之汲古可也陶廬



記信筆作一篇未知可疥壁否唱和冊并題去燈夕  
詩清綺多風愧不能屬和也消寒近什多打油咬鉄  
之作不欲傳遠待足下來當出以一笑也闕廟三記  
領到當採入集中弇州續集有一篇即州治西門廟  
碑便中幸錄以見付賤體尚頽然力疾草復

又

賤體憊甚屢辱記存兩王生傳文覈體潔描寫一種  
惠驅義感氣象涌現筆端字句之間畧爲刪定竊效  
攻玉勿嗤販針沈休文謂王元禮曰不謂疲暮復逢  
於君僕於伊人良有同感後來之秀實在足下願足

下重勉之衰老摧頽未有以相長也序文尚未屬稿少間當力疾報命沈兄希爲致聲草復不一

與施偉長

三首

吾炙集如吾家幼光真不可多得若筇竹君則又當孤行天壤弗宜以此集拘者人但取容悅目前耳身後定價從不肯入夢蠟黃梔檀麒麟明知其不可而故澤之故塗之故安之汨沒於聲利流浪於浮靡悲哉吾不知前乎此者與後乎此者亦如吾與若今日之相遇否也故得先是集者惟幼光不必光是集而望光欲冒者惟筇竹君此雖私語然實千秋定評今



人聞者未必樂舉是議而衷之也一笑而已

又

長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幾死君去又欲搯豚蹠而享  
千金鮑雖澤誰爲聽者無已連留幕府高適杜牧亦  
古之聞人也然丈不耐又不屑世無嚴武牛僧孺輩  
可語不如還艤舟來吳聽荷風稻香喫折脚鐺冬春  
米飯閒挑吟語荒史過却長夏三秋再作計較若何  
如必欲行涿州雖謝政手段還有一二分像蒙當破  
格爲兄惓切數行也

又

假髻詞列朝詩誤刊張東海僕心疑久矣得君家世  
澤圖定爲曾忠愍作然是宋人詩也此後遇此等惟  
有一意刊去爲是耳因思是集譌謬不少貴鄉旣無  
一人出而是正至舉以相懂則側目僕載高新鄭誦  
圖雜詩不亦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耶伯璣欲盡摘  
小傳另爲鋟行丈固雅熟國朝文獻者暇日能再爲  
點定過我商榷佳事佳話正不在多更不必引列傳  
家譜板實語觀拍沒却前人風華也姚文初吳之靈  
光王雙白曾來介否

與黃庭表



往從行卷中得見新篇珠光玉氣涌現于行墨之間  
輒爲採錄收入吾炙集中時人或未之許久而咸以  
爲知言也介壽四章雄健蒼老在劉禹錫杜牧之之  
間至於噓枯吹朽使陳人宿物比數于天球琬琰深  
心雅致銘感在千秋萬年矣謹假銀爵再拜酌新酒  
以仰副胡耆之祝近作學益富才益老從容卒業當  
草數語爲序聊當乘韋之先新秋便可具草請政也  
毒熱揮汗幸恕草率

與陳伯璣

寒燈竹窗繙經送日雖復胸次蕭然不奈老景寂寞

步禮尺牘卷一  
每咏孟襄陽白髮青陽之句輒顧景自笑也頃知即  
日返棹白門歲暮作客兼復善病歸時擁鑪煨芋消  
遣旅懷却勝參藥物也尊府君志文待料理行狀見  
付便當命筆遣銀鹿封致亦不煩躬扣也

回慈谿葛

不佞經年卧病衰殘龍瞶已成廢人上下無交聞問  
都絕足下高才博學辱在泥塗無能援手遠承來教  
有撫紙嘆息而已世道休明登用有日靜以需之不  
必泣血以相明也拜命之辱馳企不盡


與范眉生



草木餘年偷生視息殊以不死爲愧乃重辱知己記  
存寵以名篇侑以嘉貺深荷錯刀之贈而愧無瓊英  
之報惟有藏弄篋笥永以爲好耳今妹佳集承命輒  
作一弁日來有文字戒破例命筆欲爲古來閨秀洗  
濯本來面目非漫爲許可也知具眼能鑒別之拙集  
因版久剋敝少待修補方可印出請教也今伯來正  
值閉關謝客草草慢去幸爲代請冗次馳謝不盡翹  
企

與邵潛夫

瞿生渡江回得手教滿紙昔人以隔年書爲歎如來

書所云皆是塵沙劫中事不能不俛仰歎息也佳集  
諷詠一過居然正始之音追思鄒李二公老成典刑  
不免興中郎虎賁之悲信筆作一序  已經斷手  
不復增益無可以報來命也弟衰遲潦倒屏跡江村  
門屏蕭然不能致千里之客倘先生言念昔游問渡  
覆釜當不惜破鐵門限埽雀羅以延佇樵蘓不爨白  
日千古也久不得便郵因思靈巖退老是貴地人倩  
其便郵以答芳訊明年八十有謝稱壽牋一通附博  
一笑勿謂此老倔强猶昔也此中故舊如范如顧蹤  
跡落落晤兩家後賢胥爲致聲相問雨窗捉筆不盡



馳企

與陸羽明

京洛風塵全集耳目杜門伏枕杳若深山待闡事稍有頭緒即當乞骸而去長爲農夫以沒世耳接尊教深服仁兄老成之見過于自信四字此弟一生病痛仁兄輕輕一筆描出可謂知我矣然事出意外惟有信天可以坦然信步即仁兄處此恐不能別有作用也經撫之獄定於司寇一疏畢竟是老手伯欽所持以弟觀之尚是秀才口氣耳廣寧之失可爲一笑今遂以榆關爲天險以西虜爲外護而置奴酋于度外

恐非筭也吾鄉經畧綽有擔當亦復沉細但當此數  
敗之後將有逃心士無鬪氣一局殘棋雖有國手恐  
亦難於收拾也今之君子以居官爲傳遽年兄所至  
即有修舉可謂今日對症之藥冬曹之事議論大明  
河上新政尤爲卓絕職掌所關自是照管人許多門  
面不得也秋間倘得南還握手當復不遠草次奉復  
不盡願懷

弔顧

尊府君雄才正骨冠冕夕垣謂當繼司馬之後建旂  
常之偉伐不謂其遽遊岱宗也祝予之慟迴環五中



頻年思涉江奉吊衰病中止敬遣一价致瓣香於殯  
宮惟大孝宥而存之祥琴已届佇望烏飛弓冶之望  
臨楮惘惘不盡馳企

答

南糧一事曾爲門下郵致蔣父母不敢輕置一喙一  
則此事本末未能了了不敢强作解事一則去歲南  
糧事大爲話柄恐又蹈故轍也數日以來悠悠之口  
道路流傳曰某紳若干某紳若干又波及不肖多則  
云若干少則云若干不肖聞之駭愕正言以明其不  
然或曰此公事也公言之而可以獲利旣遂人之欲

又救已之窮奚爲而不可不肖竊以兩言斷之公則  
無利利則不公若公私義利可以兼營并收此諺所  
謂東家食西家宿有斷斷必無之事也方今饑饉洊  
臻盜賊伏莽一旦有事若平糶若賑饑若募兵若城  
守皆賴吾輩拮据倡率使急公好義者信從而吝嗇  
頑鈍者不得不聽然後可爲保全鄉井之計若平居  
不自愛重臨事強爲牽率彼將曰是常染指某事假  
公濟私者也是常居間某事干名犯義者也心非巷  
議實應且憎大聲疾呼其誰與我人之不與我不足  
惜其如桑梓何其如身家何此不肖竊懷杞人之憂



恒用凜凜者也然南糧事不肖仍不敢置一喙不敢  
以一人一口定通國之議但祈門下爲言於主事者  
舍我一人無以分惠兩家納我于溪壑之中而已矣  
頃遭亡妹之憾眩暈床蓐間不能面陳敢力疾布其  
區區惟炤答爲禱仲夏朔旦謙益拜頓首啓

致季滄葦

大江南北有二老人星翁兄五福渾圓享麥丘封人  
之祝而僕則皈依空門從折脚鐺邊過活枋榆九萬  
相視不同其爲逍遙遊則一也吳門陶馨之精於鑒  
古爲吳中第一人今以所蓄傾箱倒庋求售於門下

非米元章王晉卿一流不能鑒別海內名物得有所  
歸不致沉埋亦可喜也因便附候起居不盡馳企

答席

尊府君大葬榮哀兼備正擬扁舟執紼從四方觀禮  
之後江海騷動風鶴震驚株守荒村不敢出柴門跬  
步伏承來教深荷體恤至情待警報少息湖波如練  
生芻一束漬酒於京兆之阡固有日也志文領教重  
以金幣謹對使祇領諸凡節哀強飯以襄大事不悉

致王

往年采詩敘列吳中先哲僅收錄墨池公一詩序傳



數語聊見顯微闡幽之意頃承翰教鄭重推挹良有  
媿色矣來書及詩敘致典雅知爲讀書汲古之士墨  
池公可謂有後矣絳雲一炬遂無餘燼先哲遺文盡  
爲六丁收去媿無以應來命也草草附復不盡

與丁

十二日衝寒冒險星夜到吳門踐老兄之約不謂已  
先期逃去竟無隻字相聞真信人也真好人也真至  
誠君子一言不苟者也敬之服之愛之信之凡事且  
置不論只是大哉公祖如此情誼使我踪跡疏濶不  
能申杯酒之敬使我得罪於知己老兄心上安乎不

安乎請老兄仔細思之我不敢一字批點也廣陵書  
信早早寄去慰彼遠念爲望然亦不敢必之於吾兄  
也便中幸示知之

復陶

別後觸熱還鄉索居抱病不謂業風輪火日甚一日  
驚魂噩夢晨夕在刀塗血路中賤降之日長筵兒女  
雖復喧闐有顧影長嘆而已遠承存念重以瑤章捧  
誦一過不覺溫風徐來暄景照座通懷若此感銘可  
知思老楚游返櫂尚當圖把臂笑言共醉白門梅雪  
耳與京晤時希爲致意草草附謝不盡欲言



復趙

一別七年音徽遼絕惟方爾止來得聞起居少慰契  
濶耳神仙宗伯夙負心知介壽之詞何煩徵索但僕  
累年積疴真病真衰真聾真聵日啜粥糜半盂兩臂  
瘦如削蔗已自分飾巾待盡醫者教以守心魂斷筆  
墨或可支綴餘生今只得謹守其戒偶一犯之頭眩  
脅脹百病交作恭承來命責以飛文遣詞實不能勉  
強從事徒有浩嘆而已經年一榻斷絕交遊又豈能  
招搖詞壇徧徵歌頌拜命之辱并隨使附綴力疾奉  
復勿罪方命幸甚幸甚

答楊

不肖衰殘老病屏居江村不知台旌渡江有失餞送  
遙望檠戟徒有瞻企頃承諭西關貴寓舍姪孫得復  
祖業深荷周旋雅誼原價係明正交易自當一一清  
楚不煩台臺囑付也草率奉復惟爲海內長城強飯  
自愛

答馬

嘉標

恭惟老年翁門下家風綿邈世德作求箕裘之盛冠  
冕西浙私心仰止爲日久矣伏承翰教頒示先集奉  
嘗公清名直節炳著清史流傳篇詠良足鼓吹休明



但詩集竣事已越數年衰年繙閱內典焚棄筆硯不復能仰承台命頌述先猷也原稿恐有遺失謹封識仍還典府力疾草答臨楮不盡馳企

復嚴

荒村寂寥重辱枉駕別後繙閱大集知南金東箭固自有人而不得試鉛刀一割之用則時命將有待也  
老人病瞶自是血氣衰涸恐非藥石所能治蠅聲集音信信盈耳頗以聾代掩耳殊不思飲社酒也大丹謹拜領以識明德恐又當作第四人耳湖上自修撫行後彼中官長無有知不祥姓名者矣拜命之辱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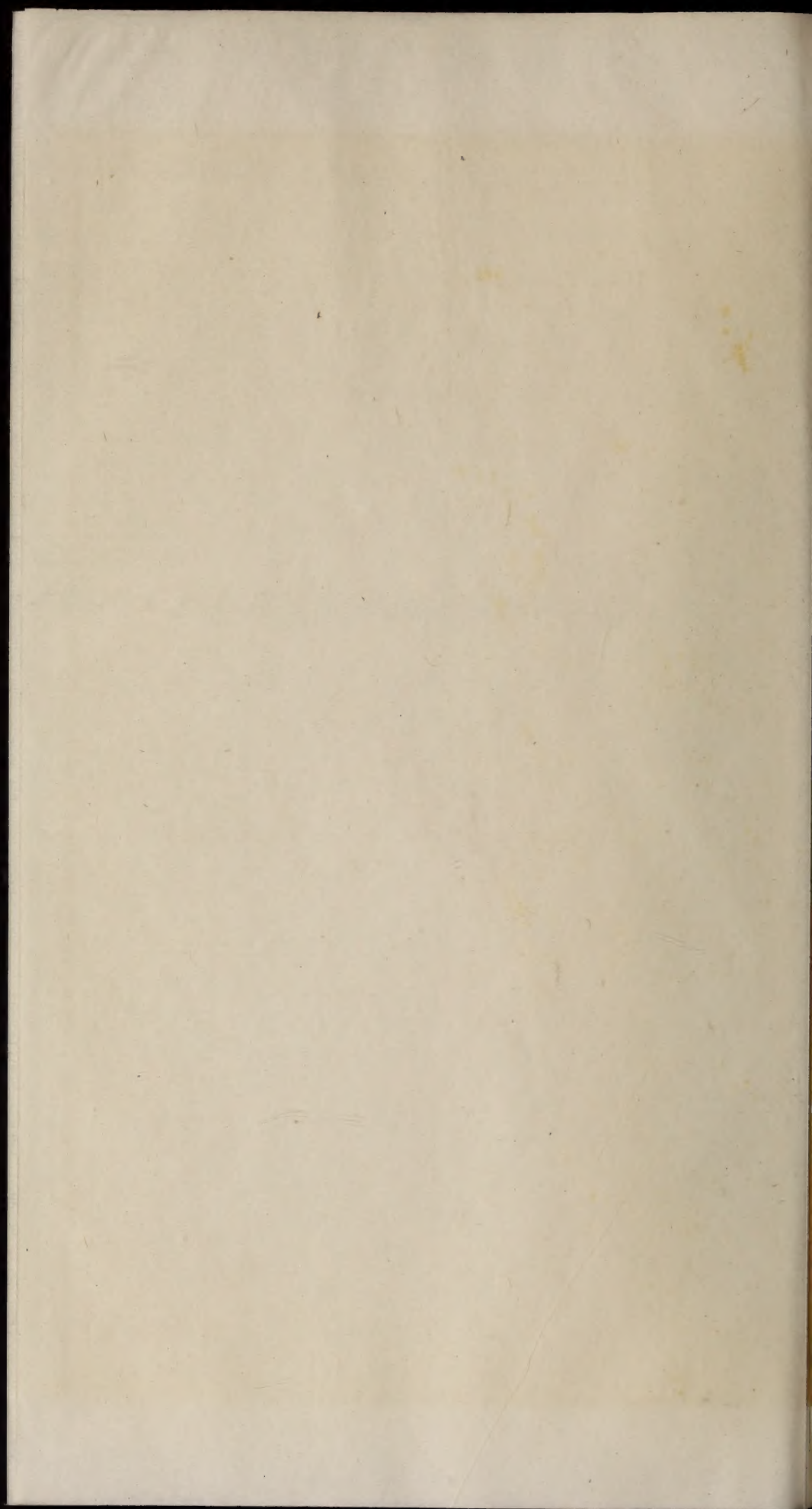
有慚汗脚氣忽發力疾奉復

錢牧齋先生尺牘卷第一終

錢山如

錢山如





八  
卷  
上  
只  
係  
第  
一  
卷

國  
人  
知



